

宋 桑 列 得 安

光 陽 · 水 · 山

譯 元 占 陳

陳占元譯
1954



“明 德 家 作 譯 西”

明日社新書

散文

紀 德：大地的糧食.....(排印中)

紀 德：新的糧食.....(五月出版)

紀 德：日 記 (一八八九至一九三九).....(排印中)

林 簡：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錄
詩

十之 琳：十年詩集.....(排印中)

馮 至：十四行集.....(五月出版)

馮 至：德國近代抒情詩選(從尼采到嘉勞莎).....(排印中)

梁宗岱：商榷集.....(排印中)

小說

聖·狄瑞敏里：夜 航.....3.00

桑 宋：山·水·陽光.....3.00

聖·狄瑞敏里：風·沙·星辰.....(六月出版)

魯式庚：故 事.....(排印中)

批評

梁宗岱：屈 原.....5.50

阿 簡：巴爾扎克論.....(六月出版)

傳記

羅曼羅蘭：歌德與志多汶.....(排印中)

支 雄：霍爾德林.....(排印中)

心理學

里爾密特：心理學之生物學之基礎(排印中)

明日社 昆明金碧路二七八號(郵箱第四號)
 桂林 廣西路楊家巷一號(郵箱二二六號)
 桂林中北路九十一號之三三戶圖書社

售價 0.30

3.00

山 水 陽 光

河 洋 作 藝 叢 刊

艾
谷
亞
兒

孩子，我在這個山裏面，在這個艾谷亞兒（Eggsal）的巍峨的羣山裏面，找到別的孩子向冒險小說，向戰爭的故事尋去的東西：一個英勇的和怪誕的世界的存在，和生命的這種最初的辯證，在人們和在民族，祇有傳說才可以作這種辯證的。

十四歲，我和幾個同伴朝這個山出發，像朝着一片陌生的土地。在那裏一切似乎仍待發見；我們經由旅客的隸述所導引，我們僅僅聽到講及它的道路，它的謎徑，它的小路和它的草地。即便在我們走過了和越過了它的時候，它似乎在我的行稀之後再度成爲神秘的，而且在我們彼此轉述的每個忠告裏面，我們喜歡

再找到這種神祕的痕跡。

！在布路我們可以抄近路，筆直登上山頂，但是得注意不要走過了山毛櫸林口的小徑；在荷脫·特·狄于最好別離開道路，爲了紅的蝮蛇；在嘉爾·特·格里瑪裏面……

艾谷亞兒

我當日住在呂·維岡，我也始終打呂·維岡上艾谷亞兒。後來，卜居亞兒格，我和它接近了。登那絕頂，祇賸了單獨一個傾側的葉枝石和牧場的高崗，一道峻拔的千狀的扶欄。上山成爲更險峻，更短促，或許更沉痛，然而我對於這些打呂·維岡走的遠足時常懷着一種更大的興趣，它們是更長、更吃力，起初一樣的險峻，跟着爲蒙塔爾或拉·呂昔特的那些迤邐多草的峯頂拖平的。我時常，在夢裏，打這個路程走近那個山，這也是打這個路程我喜歡領一個朋友登上那個絕頂。

藉這些，在一個小說家，將一種更大的存在和一種證實了的現實給與世界的移動之一，我把呂·維岡寫成「草澤三人」(Les Hommes de la Route) 的三·安

兒 亞 谷 艾

得測：但是這並非我不忠於這個小城。反之，爲了購它，才感到人祇給與那些過於眷愛的東西的這種羞澀。而我又怎麼能夠忘掉它呢？一心在我們自己身上，隨處隨着，游泳着，走遍那些切斷阿爾的急流的淵潭，從支持着它的草原的石壁的高處躍下，我們這樣花去我們的整個童年去不斷懷想着那個山岳。

夏天，幾乎每個禮拜，我們在那個崑崙的羣山裏面作一日，有時作兩日的遠足。但還是在季節的遞變，尤其是在秋天，這些遠足在我們便成爲更激動人的，爲了太空的廣闊的紛擾，和每個時辰，風、雨、或雪、給山岳所帶來的變化。

那個小城，在它的洞穴裏面，依然逃脫着北方的風的襲擊。可是，從河沿的廣場，從阿爾的兩岸（我們，在入浴後，騎直在那裏，沙沙有聲咬着我們敲在一顆石子的平面上使之成熟的依然青的蘋果），從我們打那裏望見牧羊峯和閔尼哀山的城隍的老人橋頂，我們老是窺侯着那個山。

在山脊上，打哈裏，行蒙塔爾或打哥士特內，我們走來看雲霧上升和太空渾渾淪淪和天邊變幻。所有這些運行，在城市的寧靜之上，搜尋着高頭的暴風雨。

是時，沈靜於會看見雲霧的這些突變和太空的這些播瀾，我們直走到郵局，我們叫天文台。那個看守人，在高頸，在我們成爲一種玉路輪音；在電話室裏面，兩個或三個人，手肘貼着手肘，我們懷着一類的憂煩等「艾谷兒答覆」。

接駁的電話室的叫喚標誌着路程和填滿着等待的秒刻：華呂盧格回答，叫受示貝路，終於，在線的彼端，那看守人認出我們的聲音：

「天氣太壞上不了來，等幾天吧。風每秒鐘吹九十公尺，他對我們說，在呂維調天氣好麼？這是今年天氣最壞的晚上，我們四隻脚到地許在山頂站足不穩。晚安。」

我們的主意定了。兩個人，三個人，我們前去爬山。

我跑步轉回我們當日住着的鋪街。那所房子有一種教士住宅的外表，有關落的精神，有純樸的列柱，有揉曲的扶手。腳步在這個幽靜的走廊裏而迴響着，加夜聲呢降臨，在等待我的我的祖母，把燈臺到她的前額之上，正對着房的主門後面。

我氣息僅屬來到：「我們一會就出發。你一切都別管。我去理我的袋子。我在維拉勒那裏買了繡頭。我們明天：在夜裏，或後天，回來。」

我的祖母失望了。一下子，世界在她似乎改變和成爲悲慘的。她祇有一次到過山上，⁽⁶⁾ 受到受示貝路，在遊客不登山的時代，乘着關起來的車子，所有窗帷放下了，什麼都看不見，不住想念着危崖。

我忽忽用過晚膳。在我房間的牀上，我可找到所有我的衣物準備好了。袋子、緊身毛上衣、膝頭束着的短袴、破雪器、鑲上鐵釘的皮鞋。我趕忙穿好衣服，而且，披上這種粗厚的服裝，這些沉重的皮鞋，我覺得自己成爲另一個人。我的祖母依然愁眉不展，可是，帶着一種安詳的明晰，她收拾我的袋子，把緊身毛上衣放平貼着背後，將小麵包條折爲兩段，每一個袋的縫隙放一槓和收拾別的糧糧（罐頭食品，放在它們的綉設裏面的煮熟的雞蛋，藏在小的盒子裏面的水果），和鹽壺和還有那個疊起放在漆市的袋子裏面的小藥箱。

入夜，一切準備好了。我擁抱我的祖母，她將一夜睡不着覺去從她的房間百葉

窗的縫隙眺望天空。我對她極力肯定說天氣會好下去，說北風將掃淨鬆松的天空，說黎明許是不靜和微溫的；我在貯物室裏裹挑選一根手杖，帶着無數的禁忌。我用臂端提起我的袋子，我跑步下樓，用我的鑲釘的鞋在幽黯的階梯上擦出火星。

我們該在教堂的露台上面集合。夜間的風開始吹動楓樹的高枝。漫長的街，高聳的、狹窄的、幽靜的，沉入黑暗裡面。在百貨商店之前，水泉向它的池裏，隨着風勢的張弛，射出一泡一泡的水，而有時，在我們的周圍，一陣雨點橫掃着石子般硬的土地。

我們彼此吹口呼喚，用三下不同的調子。喘着氣、厭厭的，也因家長的勸告而是緊迫的。有陣那些該來的人之一，得放棄這次遠足，連從他母親的恐懼，承認天氣不穩當，承認該是發瘋的才要出發；往往我們祇有兩個人，而且時常有我，我較聽得說服我的祖母，和我，也許，對於這些樂登最熱切地，也最瘋狂地實現。

將袋子的重量均勻，將它們的負担分配了之後，我們把袋子綁好。加重了，覺得我們的肩膀的皮帶弄得不舒服了，我們俯低身子拾起溜到地上的纏了鉄嘴的手杖，我們便出發。

朝蓋脫·綏曼走或朝讓萊昔走！好得打貝塞居或打哥士特角登山！斜坡自出城起，便一樣的難走的。我們更替着走這些路程。爲什麼，在今日，在我的回憶裏面，我祇再找到讓萊昔的、克瑞斯達的、或哥士特角的、路程呢？也許因爲，在那兒，在五點鐘的行程上，直到愛示貝路，我們碰不到一所有炊煙的房子，而且始終在山巔的狹路上面走路。

直到讓萊昔的山隘，在我們把它叫做「死人」的這塊地，我們走在大山的支脈中間和險峻着抵抗暴風雨。這個山谷的凹處是微濕的，種植在那裏長得高高的，前面用兩個和陽光浸着它們。崎嶇的小徑，土陣傾斜的驢子的道路，一切往下倒，它沒有爲人的工作所修葺和爲一道小橋所支撐和爲一種橫吹的風所扶正。

我們回頭看呂·維岡隱沒在山谷裏面。河堤的房子，在爲路登切成的暗影和火

兒 亞 谷 艾

的圓錐體底下，是白色的、被壓碎的。在這些秋天的夜，山谷充滿了水的喧嘩。所有這些流逝的水似乎朝着呂·維岡灣走，噴泉的城，冰冷的水源的城。在這些潺湲中間，帶有多少習慣，精神的運動與自然的運動齊一了。睡眠、最初的疲乏、出發的痠痺、協同起來遏止一切思想。顧慮着兩隻腳，顧慮着在腳底下滾着的石子，我們前進着。我記起在所謂「死人」的那個地方，在該萊昔底下，有一塊得繞過它好抄到另一個山陰的巖石，我又記得經過這裏時老是在我心裏興起的這種特殊的抑揚，這隻被封鎖在頸背與咽喉之間的內面的歌。

我們講話少。我們而行疾。沒有經濟也沒有先見。忙於離開人在那裏稱讚的地域，離開被著水池高臨着的花園，離開我持摩水掌器的弧線的葡萄樹，離開有向日葵搖曳其闊的菜園；我們扯直膝彎，我們俯低着頭，急欲使自己面對山岳，使自己在山岳裏面，忙於踏進傳說的國土和終於，面對我們的眼睛，打個蓬面，正正落在我們身上，打個滿嘴，纏到看守人所宣告的暴風雨。

這種朝山岳、朝野蠻的區域的鄰近，是以許多平緩的斜坡、許多階段完結的。

有許多瞬間（我還帶着相同的嗜好的發燒，一種草憑與冷風接觸的體熱造成的發燒）我們當其時感覺自己走進一個新的世界裏面。這是好像對於小城的狹隘的生活之逐漸的脫離和一種新生活的發見。

在「死人」山隘，在燒過的草的一個凹處，在一棵燻成灰的樹底下，響亮的幹，化石的枝，我們穿上一件薄的禦身毛上衣。那兒，兩個險阻的斜坡迎在前面。孟大高的小山谷，青綠的，到處是水、栗樹和草原的，和那個，打奧拉、厄爾非和格里瑪直上到柯兒賓和到山岳最初的高峯的大山谷。

空氣走進我們身裏像在一道帶洩的水流的凹處取來的一掬清水。我們牽緊我們的領，用目光我們估量那樹在枯萎的樹木之上的斜坡，棧道的盡頭，豁然而止的石子路的戛然，和被暴風雨最刻的吹拂着醒了，我們懸垂在我們腳下滑溜着的這條短促的小徑。

天空，是時，開始給我揭示它的無邊和它的威力。在這個棧道的高頭，我們

前面再沒有這些山岳的聳拔之一，却有著一片最初的高原，僅在遠處，靠近哥士特角，為第二道羣山的崛起所攔斷的有一條大路蜿蜒其上的拖平的山峯的脈線。天空就在那兒，無邊無際、給雲霧開放的、被一股在我們依然是沉默的、一片它的喧騰許會亡失了的遙遠的海般洶湧的風所搖曳着的。

道路，在峯頂被封鎖了、被一些花崗石的礫石所盤起、陷進這片強暴的沉寂裏面。成為征服的大路的天然的獸道，在會維納戰爭的時代被整理過、使擴大過、被修正過、它沿著高爾的棧道的路線，和在灌木林的茁長之下，僅為夏天放牧的牛羊所行走、為了新築的道路而被放棄了、它再成為一條原始的獸道，在有些地方為它的鋪石或為它在那上面挖掘了兩條長的光滑的岩石的右道所差強保護着。三間荒蕪的、空洞的、被歲月蹂躪了的屋子，在幾及十五公里之上僅僅標誌着這條道路。

在這條峻急的小徑高頭，而對哥士特角，我們見到一條平面的漫長的路，在那些小山谷的斜坡之上。我們有一小時的工夫行走在二股依然微濕的空氣裏面，它

唯一的特色是寂靜，而且它也僅僅騷動着，像睡在高頂的暴風雨底下。一條在鞭子之下的狗似的輪直在地上的這股寂靜，展開在金雀花和草坪的孤獨之上和在碎石上的孤獨之上的這種高聳的栗林的孤獨，從四方八面包圍着我們。在這兒沒有任何東西給你的存在添上一種活的存在，也沒有鳥的吟嘯，也沒有獸的逃遁。

靠左邊，在草原，在往日耕植過的廣闊的田野之前，在一個人該在每個星期日依然到來栽培幾種種植的一個有鑿鎖着的小物業之旁，我們望見第一間房子。我們時常喊它做「山頭」，却沒有在地圖上面再找到這個名字。一些沉重的石，幾乎沒有士敏土，一座粗野的、細巧的、複雜的、為石頭的形式所迫成的牆基，一些細長得一些堆壘似的窗戶，一些矮的門，一些嵌到屋頂底下的牆，一切在這裏彷彿為一種抵抗而構成的；然而沒有一個敵人，沒有任何東西在威脅着，可是祇有時間和孤獨。那間固然無人的舊房屋擺擋着那些世紀。擺擋着它固有的放棄，擺擋着這黑夜本身，而在它最後的玻璃之一上面，一線星光安下一朵光明。

你不會走過這裏而沒有重溫一下一個人的生命，許多不認識的、不為人知的、

可是明顯的有必要的生命，的歷史。沒有這般惡劣、這般困難。這般疏忽的障礙，它想像不到，即使在一瞬間，那些在這兒生活過和從山岳突出這些田野來的人。祇需目光和步履的一種秘密的配合；但使目光停在因它的花崗石的表面而滑拜的懸崖上面，步履在折離了的鋪石上面略略放緩，和，輪達到黑夜上面，給達到孤源上面，我們想像亦個男子和那個女子，靠近這口在閃亮着的光，對着這些山谷的深淵，在這個在一秒鐘之間成爲世界中心的地方裏面。

但是道路迴轉，它的起點與峯巒相接。鋪石之後，道路靠着土地，靠作片片破碎，化爲沙土和絨最微的風便揚起的黃金色的石子之上。在巨石堆子底下，在高燭的亂石之下，我們從一個斜坡走過別一個斜坡，從一種寂靜的特性，輕巧的，爲水源的，出產夏天的萼株的草原的風所挾帶的，轉到別一種寂靜的特點，更稠密的、深刻的、一個深淵是的是層層着的！爾孟大高的深處便這樣回報着嘉爾·特·格里珂的懸崖。

本身一樣被毀壞了。土地曉得爲自己報復，它執起那些歲月像一把攻城的槌子和拿着歲月敲打下去。

在一個像本鄉的地方什麼也不能作爲一場災害、人們的一次瘋狂、的持久的遺跡；自然重新蓋住一切，而在廢墟重現的常見消逝着却是人類搏鬥的遺跡。

艾 亞 兒

在克里斯塔之後，深淵占據了那條道路。它們用水浸沒了它，和在每個拐彎將它拖到危崖上面去。我們從一塊石頭跳到一塊石頭，我們陷進山岳最後的突角底下。高的峻坂用寂靜掩蓋着我們。風息了，空氣更微溫下去，道路在一個每一堆草都有水潑出來的小草原裏面不見了，攔左攔右的手觸着長的花木，草坪傾斜，大地矗立起來像一個無邊的鞦韆，一塊最初的岩石擋住天空；我們褪下我們的緊身毛上衣，而最艱苦的攀登開始。

我們可以打裏面，在松樹底下，靠左手走，但是那條原有的小道蜿蜒曲折和使人太長久等待那個山峯。藉棧道直立，在石塊中間，藉手和上身幫忙，我們上得快些。土地成爲乾燥的，有力的，一色礦質的；再也沒有水，再也沒有草；一些

另一間房子，長得像西埃拉的一家客店，現在靠在路邊；一道非常幽密的階梯，一些天空邊過它們的窗戶，一個樑木的殘餘構成一一些荒涼的十字的頹敗的屋背。這是克里斯塔，羊羣的停站，那兒休息着，上山或下山，則盤旋的牧羊人，他們的羊，他們的公的和母的綿羊。

夜是在它的停午；自從出發，睡眠從來沒有這麼強烈，疲乏也從沒有這麼強烈。因睡眠的這種威力，在這裡便開始那個夢裏在暗影中行走的傳說。

我們想道：「彷彿是一間被墨西哥人劫掠過的客店，他們將那些門放在標賣上面抬走了，他們給屋頂放了一把火！」

可是我高聲說着，彷彿要用歷史去對抗幻想：「這一切是在含饒納戰爭的時代焚毀的。」然後我想着那條道路是為這場戰爭、為強迫這些人民屈服、為使他們在凡爾賽的國王之前低頭而修的，而且，不用說，那所房子當日是為了驛站的替換，為了輕騎兵駐足而蓋的。那所房子倒塌了；本鄉重享它的權利。當日焚毀了能開地裏重要的脈野中央予以重建了，但是一條更艱鉅大道的遺留終結舊條道路

在黑夜裏面白色的石塊。左邊，松林和草原作着一股濤聲，衝着天空石塊的尖端墜入寂靜裏面。

在松林和亂石的平行的上升之旁，這種一個石塊一個石塊的往上走占着全部呼吸，全部精神，而身體除却維持均衡之外別的什麼事情都不能夠做。每一道岩石的尖角似乎該是最後的尖角了；但是，在它後面，再躍出一道新的突起，一塊新的鋪石。

在山峽——在哥士時角與拉·呂昔特的山腳的二重的圓峯之間——在松林的高處，貼着最初的高原，我們突然遇到那間往日的修路的房子。我們沒有停止走了三個鐘頭的路，最後的擊登粉粹了我們的力量。那間無人住的房子等着我們，我們踏上裏院的鋪滿蕨草的階梯，我們穿過士敏士打的露臺，那個在世界之上搖擺着的寬落的露臺，和推開勾着地下的那道門，打那個寫滿題詞、人名、和緊懸着的人心的狹窄的走廊，我們帶進一樓的房間。房間是空的。在火爐裏面，雨水和最後的火際的木燼混和了；在它外面豎起一根半燬成灰的松枝的黝黑的泥潭。我們關

了門。我們在窗戶之前放了一件外套。我們裝下我們的袋子，我們再穿上我們的毛衣。乾柴堆在一個角落裏面，我們燃着一柴火，房間照明了和，緩緩地，像那些用過體力的人一樣，我們在這口火光裡面吃着，沒有說話，被疲乏毀滅了，首先是睡去的，然後，賴熱氣、休息、寂靜、控制着這種睡眠的需要，愈來愈清醒，感覺着回到我們那裡，沒有毀損的、清新如纜斬下來的樺樹的樹枝，那種走得更高的意志。

火驚醒了在這些發地裡面睡着覺的蟲類。在臉龐、在手腕、我們突然感到一下針刺，然後，在整塊肉上，感到那針刺所引起的腫脹。眼睛灼灼着我們，火硬化為白色的煙，然後，在新的、小枝底下，再旺起來。我們的一個站起來，執起水壺，跨出房子往右五十公尺的噴泉取水。我記得有些時候我是最勇猛的。在門前，夜再抓住我，可是單獨一個人。挨着火蹲下來的那個同伴再也不存在了。世界縮在斜坡脚下。在松林底下，草地抓住我的步履如同一種撫慰：但是，當水

在我的指縫間，在水裏裡，在我的頭上，落下來的时候，我聽到風從一個無邊
的運動，比樹木更高，在祇有空氣的墳地能夠壓在空氣的墳地之上的地方。

歸來，房間似是使人窒息的。我們喝着冰冷的水，間以葡萄酒，像般圍成一塊
糖。大家再圍上那些袋子。大家用腳跟踩他那口火和，半點鐘的停站完了，我們
再出發作最後的攀登。

從山隘到拉·呂普特，小徑是短的、斜的、無草木的。在這刮風的日子，
當北方的暴風雨，穿過整個中部華山和哥示高原，落到艾谷亞兒的巔峰，它一塊在水面的橋中
中海吹過去的時候，這是在拉·呂普特和艾谷亞兒的巔峰，它一塊在水面的橋中
石子似而掠過去。我們朝遠極大風擊的一響走。它在擴大着，諸突張的平草聚
固它的威力，抓住我們的腿和舉起那些——在我們胸背上的袋子。這時！我記得
起，我確知明天再行走相同的路時會再舉起這件事情——那在我心裏湧上來的就像
一陣笑聲，像一隻歌的一陣笑聲，一聲從我的氣息產生和與別一股風——那被割破
山岳的風——撲扎着的風。

艾 谷 亞 兒

我們看見峯巔最後的起伏。再走幾公尺我們便去踐踏它，在它上面奔跑。斜坡依然保護着我們整個人，風的旋舞包圍着我們，把我們推到前面，推到後面，互相抵償，互相搗毀，而，藉我們所有的努力，終於鬆弛了，我們依然前進着；但是，突然，在一千四百五十公尺的高度，膝彎一仰，我們的臉龐在峯頂之上露出來以及我們的上半身也一起露出來，像一個滑石從深淵走出來。一下子暴風雨裹着我們，再不旋轉，再不分散它的努力，它筆直吹到我們上頭像一塊投出來的石子，敲打我們的前額和在我們突然闖起來的齒縫間粉碎我們的呼吸。

那時，我們匍伏在山巔上面，兩隻手伸到前面，劃着艾谷亞兒，艾谷亞兒，在華呂盧格山谷的那一邊，在暴風雨的縫隙裏面，在這些比黎明早出現幾個鐘頭的最初的微光底下，一下子占據着整個天空。

匍伏着，我們一直溜到峯頂本身的起伏上面，我們以我們的肚皮，以我們的胸部，緊貼着山岳最後的運動，我們挨着它，而，倚着我們的腿，草在顫慄着。站着，我們奇異抵不住暴風雨，但是，抓住土地，我們迎擋着它和帶着我們的呼

息，我們的眼睛，我們伸直了的手，我們的血的脈搏，我們造成另一種暴風雨，使滔天的、雲叢的、和被它的速度絞成一根繩子般的空氣的暴風雨無法可施。這種內面的暴風雨誕生自與別種暴風雨的碰觸，但我們的位置本身也有某種使人興奮的東西：伸直的、躺下來的、和追趕起來的、準備好作最起勁的擁抱或作搏鬥的人，窺侯着的軍人，正要撲出去的戰士；我們感覺自己是那一切，而在我們的畫縫間，風歌唱着像一回英烈的衝鋒陷陣。

這是被距離洗滌過的風，高的地域的風，它沒有作旋舞落在山谷上面，它筆直飄吹着和，在羣山之上，前去擺動，在海洋之上，平行的和深遠的雲濤。一股沒有臭味、沒有芳香、滌蕩使人想起它在盛開着金雀花的斜坡之上，在萬籟齊鳴的潮溼的小山谷之上，在裂開和散佈一道礦質的芳香的滑澤的岩石之上的過程的原子的風。一股它的速度剷去一切別的特點的風，一股像一下撞擊的風。

但是，同時，一秒又一秒鐘，從風產生另一種存在：寒冷的存在，它衝向我們身上，似乎扯裂我們的服裝，解開我們的毛衣，針刺我們的肉。這股冷氣首先和

風的速度連在一起，與它結合起來，和它一起墜擊，之後突然，它自己使人接受，將我們整個人包裹着和終於混和到我們的鬱悶裏面去，到我們的呼吸裏面去，到我們痛苦的，冰凍的，在我們悶起來的危險之間不助的目虎本身去。

在草叢中間，我們可沒有厭着那個世界。一簇看不見的岩石的顛側，落在顯數了的地的平面的樹木的束紮，一條湧動的水溝的帶子，在我們底下往華呂盧格的山谷鑽下去。黎明，影蓋過這個小山谷的全都和往它互別昇殿。從那些藍色的縫隙，艾盧出現，在它的草原中間展開，觸到田莊和村莊。我們特着一些秒刻又一些秒刻去看那一個地方，雲的一層激盪，而，一下子，我們在那裏看見那達菲的那個廣大的四方屋子，和它的土蓋及它高隱着的樹架樹園地。重霧蓋過那個荒村，露出那莊橋兒，淹沒那條小河和，靠近那堤，漸漸的，澄澈的，隱隱的，梅真田莊的那些大房子並露出它的本相來了。變幻飄蕩着和辨出不窮，這當兒，在我們對面，翻盤千狀，艾谷是竟升過和在指脫。特，款子的際綢和樹林之上，在天空維持着觀象台的高塔。

那個大的海洋，從我們對面，每一秒鐘帶回那雲霧從它底邊來的。洛基爾山昇起，燦爛起來，紅的，破的，有者，幾乎這每背的面孔的出在。然後，這平原和松林的一下整被，山環的邊緣把這座每家的法祖爾指到所有的岩石之上。輪到法祖爾也破碎了，直落到草原上面和處不要力那路線重又登上那個絕頂，到那最高的那個尖端。從那裏，直到天邊的盡頭，往西走，它在一道平緩的下降裏而蜿蜒起伏。機道在動提。皮洛上面瘦弱，捨掉升規在它之上，那個山頂接受它的年紀，它的疲乏，它的對於自世的暴風雨，對於所有風的，水的，所有內面的粗率的墜落，的經驗。東邊，洛基爾山似乎準備應付一些戰爭，西邊，杜沙納山的幾乎齊高的山峯似乎躺在世界之上作一個永世的靜觀。賽萊里特山嶺縱使迸裂開花，以它的棧道的矮牆的尖端向天空射出，什麼也不能夠打破山岳的這種靜和這種智慧。

於是，有時，帶着黎明的透射給與元素的這種暴力，暴風雨加重它的兇猛。僅雪或雪的堆塊飄過山谷和向我們身上墜下來。它們敲打著聚聚在我們前面的雲

子，和鞭撻着我們的指頭。那個地方成爲立不住腳的；我們站起來和，以一種瘋狂的奔跑，袋子在指尖上，我們走回哥士特角的那間修路的房子，冰凍了的，喘不過氣來、淋溼了的和依然笑着的。

但是，也是有時，黎明來了，暴風雨和緩下去或甚至突然平息了。我們是時便重新站起來，曾在風的最後的動盪屈下來，和，繞過山頂的草坪，我們趕着從東往西走的那條長的棧道，在拉·呂普特的隱崖與斐塔爾的黑色的松林之間。不論什麼天氣，那沒有邊上灰土的石砌的小牆做我們的嚮導，排列着松樹，隔開着樹林的亂草，筆直穿過那些樹木當那個樹林朝亂草走的時候，筆直穿過那些亂草當那些樹林也不見了的時候。

上頭，在那個長的山峯之上，沒有一道泉源，沒有一個水點。天空和季節是這些高原的絕對的主人：這些高原在太陽底下燒灼和龜裂，或在雲霧中間沁着水，但是它們本身什麼也沒有懷着和對於天空向它們放射的什麼也不回報。在許多公

星上，它們祇顯出一種僵硬的等待，對於水滴或對於天空的火之無限的屈服。

然而，走下這條漫長的僅僅斜傾的甬道，我們彷彿聽到什麼呢？什麼歌聲採取着我們的行進的韻律呢？一隻相頤江河之歌的歌，不管那是流水的歌抑是，在水面，人們所唱的歌。這些為無窮盡的下降而作的憂鬱的歌之一；而這江河之歌在這種枯旱中間無窮盡的唱下去。

在拉·呂普特脚下，我們再見到一些水源。在貝龍的凹處，我們窺見杜爾比，依然被糾纏在它的源流的草的帶子中間。再往下些，疾如流矢，它已經在平板的土地裏面挖掘着它的河床和，沿着它的兩岸，它在根株底下扯糞泥土。

在不同的時辰，視乎我們的停站，我們經過在那裏日子許會變得舒服的貝龍的羊欄。一個最後的羊羣，歲云暮了却還留在那裏，在那扇疏格鬥裏面騷動着。自從我們走了將近五個鐘頭，這是送到我們耳邊的最初的活的喧嘩。同時，我們再走回大路上。山上唯一的村落就在附近。我們要走到愛示貝路了。視乎時刻和天氣，我們迴避那個村落或，反之，我們到那裏找一個藏身的地方。最美的夜是我

們這在黎明之真達到愛示貝路之夜；寧靜的夜，寧靜的夜，寧靜的夜，或寧靜的夜，它們使我們感覺我們的孤獨一直維持到黎明變鬼的絕頂。我們這這愛示貝路；就在山隘，在大路的歧途，我們穿過那些山毛楊走到賽萊里特的大路，和，直了膝彎，齊着步伐，我們迎看行將臨主的白晝走去，和自費比其氣力，朝看那個絕頂。

在賽萊里特的山隘，我們在看林人的房屋之前猶豫片刻，那所房子在夜裏多麼白，多麼奇異，帶着它的欣欣不盡的泉聲多麼神秘。

在美麗的夜，我們越那棧道，那條上山頂的路；在風雨的早晨，強暴的和冰冷的，我們趕大路，穿過杜菲納的樹林。

但是那時，在遠足的道最後的部份當中，接近着山峯，接近着這些山的絕頂，天氣好壞在我們失掉一切重要性。林下的草木的微濕的寂靜可以把我們拖在懷中和保衛我們；再翻起來的暴風雨可以，一公尺一公尺的，與我們爭奪那要走的，另一種思想却從此占據着我們。然而，多少回，青年入，結實的，瘦削的，

無條的、兇狠的、我們會捱過苦，喘過氣，推測我們的力量與器限，好去完這一條的遠路。多少回，在雨中，在狂風中，在極寒中，或在雪中，我們衝過了，到這些孤獨裏面去。有些多天的日子，踏雪鞋直上到勃拉·貝路；我們在一脫多麼狂勁的風壓下，在一片多麼堅硬，多麼龜裂，多麼崎嶇，多麼使人顛倒的雪之路上高舉最後的路，我們祇得卸下雪鞋，把它們滾在樹林的一角，和重新出發時在一片雪堆上面，在烈風中，周圍祇有一公尺的天際，冰在脛上和左脅，面北的，一秒鐘一秒鐘被一些要用棍子敲破的厚的冰壓蓋住。

山脊在這兒僅祇超過一千五百公尺但是，在天空裏面，在懸壺中央，它是獨一的和什麼也沒有保護着它。在勃拉·貝路之上，樹木死了，乾枯了，萎縮了，使峯頂成爲精光的。野草本身，在用沒有灰土的石蓋成的掩護所周圍依然細微的、輕微的、搖曳的，成爲一片淒涼的唱着歌的草地，在風裏動盪，在腳下有彈性。這片萎黃了的草地展開成爲分明的堆子，而，在它沒有生長的地方，土地在風或

雨底下回下去和露出它的耗廢了的小石的底層。

山岳的峯巒在這種嚴峻的草木之上聳起。我們走來這道山，在需要走六個鐘頭的時候，二十次又二十次，往日，我有一根棍子，它就給我使用三個季節而它却有着四十個，在峯巒上，對着闊的大地和天作它躍，而作的痕痕，但是會爬上本地最高的絕頂的快感是這麼強烈使我不能夠分離每次遠足可以給我的種種印象。

勃拉·貝洛可以作為停站的最平靜的地方，以它的沒膝的草，奧勃利的暗影和在它之上的天空的一角。人在那裏可以想望峻那塊土地的嘴，像一個女人，和感覺着它在自己底下起伏不已，活的和比自己更辛辣地被感動的東西。它也可以作為最後的暴風雨的門戶，在雪和風的狂舞之前所挖開的一個洞：不要緊，它依然像山的凹處，沿着棧道，的一種障礙，一陳等待，一個白晝、黑夜、世界，在那兒還要變化，不管變化得怎麼小，的地力。在峯頂本身，在觀象台旁邊，我碰到一些熱得像對着大海的清晨。那高峯是一片幾乎灼人的沙灘，我們躺直在它上面。別的日子，暴風雨，比在拉·馬普特山的山嶺還要厲害些，將我們從峯頂趕

走。但是我們時常在那高頭再找到我們的滿足了的意志的瘋狂和什麼也不與它脫絕的一回靜觀的寧靜。

這種孤獨的激昂，這些在我們當日所傳的少年誓面證實我們行將作的成人的英勇的快感，不用說因為它們和千千百別的激昂，和千千百百在和我們的歡欣一起奮鬥中延長着我們的歡欣的別的歡欣連在一起，才是這麼偉大、這麼強烈、這麼深遠。實在，從高地所有的小城市，從呂·維岡，從亞維士，從奧拉，從華呂盧格；從米雷，從華爾博納的聖·安德烈，別的隊伍也舉發着，在美麗的夜候或在暴風雨中，朝着當地的峯巔，朝着這個作露臺形的屋頂，這個公共的房子的淺天的絕頂。

多少回，從呂·維岡來，我們跟蹤着，沿着洛嘉爾，在買甫朗的低隘的羊腸小徑中間和在化祖爾的草坪上面，一個從華呂盧格上山的隊伍的那口擺左擺右和忽明忽滅的小手提燈。多少回，在盛夏中，在純淨的空氣裡面，被暑氣弄得不動了，我們喊出我們的呼聲和聽到別一個隊伍的呼聲：

早 亞 谷 艾

我們自己也強打所有它的山脊，打所有它的斜坡上山。我們曾從華呂盧格爬上這個山，打這條一溜瀑布似的筆直衝前去的三千級的小徑。我們曾打那些，從米雷，登上領十字，朝勞斯和朝麥萊里特的遍地水源的山谷攀上這個山。打艾爾·特·哥特，我們穿過它的最大的孤寂，和，始終獨自，在幾個鐘頭之間，我們覺得我們跟隨着別的步伐，別的是跡和別的歡樂的意志。

在一個鄉土，地上一個角落，一個城市，是怎樣的運氣，這樣有着一個山嶺限着它和，用那些水，那些風，太陽的運行，調整着人們的生命和指揮着這生命。一些被一抹英勇的反映過的首領在那裏是可能的。一個少年的長的行列，圍着銀月的推移，在它的斜坡上面形成和領它的導導職上他們的力量的世界；是夜，我見過嘉麥格的少年，真象個靈，在亞連聖國國的周圍，在格爾·嘉瑪納和沿着瓦加里斯，在一片片草的和鹽的平原裏面找到我們，含維納的山上的發子，對着那些巖磯的殘版和岩石的峭波和高原的起伏，所有過的相同的激潑。可是他們有馬，有犍牛，有它們的速度的和平原的二直向風，可是他們再找到一種初民

的生活，一些和世界的童年連在一起的動作和歡樂，和，在他們的白馬上面，腿兒伸直，腳兒吊着，自己彷彿阿與尼²的少年。一種保存下來的和新生的初民生活的範型的巧遇，把這些凡青年在變成大人的當兒那雷聲着的英勇的歡樂給與他們。在這麼一種奇蹟，一種選擇美的濃巧之外，除了山岳，誰能夠這樣辦呢？……海也許……

• 古希臘慶祝與日始得名的尼德之女神阿與尼的節會和節會中的競賽。

的生活，一些和世界的童年連在一起的愉快和歡樂，和，在他們的白場上面，腿兒伸直，腳兒吊着，自己彷彿阿與尼^①的少年。一種保存下來的和新生的初民生活的典型的巧遇，把這些比青年在變成大人的當兒帶帶帶着的英勇的歡樂給與他們。在這麼一種奇蹟，一種運慶美的機巧之外，除了山岳，誰能夠這樣讚嘆？……海也贊……

① 古希臘慶祝雅典的過得名的地志地之女神阿與尼的聯合和日會中的競賽。

目 錄

艾谷亞兒

山 水 陽 光

字的力量.....三

敵 人.....二七

白紙獸物.....五七

陌生女人.....七七

山
水
陽
光

原 书 空 白 页

我，我也反覆含糊說着她剛剛禁止我說的這兩個字。這是我的報復。但聽到噴泉的水滴落在墜子裡面我突然把它們忘却了。我讓這個沉澀的音響盡感我，這音響一個音階似的一直升到那狹小的嘴的尖銳的氣息，那氣息又變成沉重的音符落到水池裏面。這樣傾聽着，我再不用給那些東西一個名字，將這些東西移到一種語言裏面。這種肉體的接觸足以在我身上豐慶的表達一切。

墜子洋溢，依戀被它的歌聲迷住，我再穿過那個花園，更強烈的感覺着它的繁殖的腐朽物的氣息，它的葉子和樹木的嚴酷的芳香。當我回到廚房的時候，被我的負累弄得喘着氣，我忘却了那回責難，我準備好去犯新的過失。

所有我周圍的東西似乎把我推到這種語言的混淆去。當我將它們拿在我的指縫間的時候，我首先找到在本鄉裏面大家給它們的名字，而我的動作的敏捷不讓我有把它逐譯出來的時間。就在我的手抓住那件東西的當兒我吐出那個禁止說的字。

「講法國話罷，祖母反覆說着，一面提高嗓子，學教失望的口氣；但是你講法國話罷！老講你的土話！那在生活上對你會有好處的。你上巴黎去的時候你會讓那些人笑你的。」

但祖母則禁止我講土話，她本人却往往講錯和無意中將土語教會我。單說在她的僅從它的笨重的列柱之間作曲尺形上升的內面的樓梯透光的黑暗的小處房裡面，多少東西她祇能夠用本鄉的話指陳的呢？她縱使祇想應用法國話，老舊的羅馬吐屬却不斷的混到她的句子的組織裡面去。這些句子甚至遵從着一種奇異的句法。它們有時相像十六世紀的高尚而大膽的古舊結構的聖經和頌歌，有時，它們保存着這種祖母想禁止我講的語言的氣勢。

當我想再找到會將我的童年的形態賦與我的童年的基本元素的時候，在這些帶着於字句更多於附着於實在的東西的回憶之外，我什麼也看不到。但是，在我們每個人，限語言的那些關係是時常和我們與事物所連結的那些關係一樣老的。在外，我們或再找到我們與人生間諱的神秘。對於這些最初的時代我所知道的祇有

我的家長對我說過的：偽經，使徒傳，在這些傳說裏面許多時代的事故和許多的增飾混在一起。我沒有想到去再找尋這種神話，或這些僅用驚異和沈默造成的最初的接觸。一切皆從言語產生，而我在一切別的回憶之前，想嘗試在這裏再寫出來的，是這種醫生在我是怎麼樣的。

——講法國話哩，祖母反復對我說。你將再不曉得怎樣說話了。我們年青的時候我們講夠了土語了！我們懂得法國話也不多。我們的苦啊，事物真正的名字也許誰不知道了。

她帶來一種狂熱使我遵守這種紀律。她拚命強迫我祇講法國話，雖則我沒有想到使用別一種言語。我祇想使用有些字，我覺得單獨它們能夠指陳有些事物。我首先習知它們，而祇說法國話是我的國語，它們在我的精神裡而已認屬於一種更貴，更值得敬仰，和更接近事物的實在基業。

這些隔離了的字兒曾連結了我的思想與世界之間最初的系屬。它們給了每一件

重力的字

物件一個明晰的形式，一種基本的特質。每回祖母想藉它禁止我使用那些字的詞彙，用一種新的方式照明這個物件。因為那個法國字給我揭露一個新的定義。它彷彿給那個物件一個未知的容積，一種隱藏的深度。這些變形沒有剝奪那個馬字的威嚴和喚起的力量，但它們教我更善於感覺它所指稱的。在字之外，我這樣開始感覺事物的實在本身。

所有地方的名字，所有用來指稱地勢的起伏，或指稱構成地勢的起伏的元素的字，在我都經過這種轉變。一種雙重的字彙幫助我去計算目所視的或手所拿得起的。我在它們之間比較着這些字眼。我不會感覺不到它們的分別。有些字較明晰，有些字較有力，有些字較富於神秘。

所以，絕不會在它們之間敗壞了和腐弱了，像我的祖母似乎害怕的，所有這些字祇能擴大我對於事物的可以具有的表象。它們給那些事體的意象一種遠景。它們使我蹈的唯一的安全在於我不能分辨那兩種語言的界限，但每天過去的日子，却不會不教知我去隱隱那個界限，因為我周圍的人們，在給我指示了言語的這兩個

面目之後，大家都無心的致力於使我發見這個界限。

在學校，在家庭，他們教我法文，但是在外面，在田間或在山中，大家協同完全教我這另一種語言，我還是祇認識這種語言的散亂的字。

我在這裡感到要追溯語言的源流，追溯一個孩子對於世界可以給自己構成的最初的表象，應該首先再找到包圍着他的童年的面目和聲音的回憶。

我的祖母要逼迫我就講法語的話，我今日明白這是爲的她認爲這在語言是可以允許人和神交接的語言。這些往日的舍維納的清教徒避從着人文主義最深刻的法則之一。他們需要一種測度的可是對他們沒有秘密的語言。這是他們的高貴和他們的化育所不能缺少的工具。他們在并非他們的克利蒙·切洛和嘉爾文^①的語言裏面找到了這個工具。但是學者對着希伯來文，希臘文或拉丁文，從沒了這些真人對着他們的法文聖經那樣自如：

每個星期三晚上，我的祖母推開她的寓所入口的大門的那扇屏門。她攔着打開

前廳的那扇裏門和與前廳相對的那個飯廳的門，那時誰也不用敲門走進我們那裏，連我們的家也屬於所有想進來坐在我們桌子周圍的人。

要明白指出這件事情，我的祖母戴上她的飾着花邊和扁平的珠的黑便帽好像她本人在作探訪一樣。從七時半起，她把椅子和大椅安放在桌子周圍，調好那口燈兒，看天時和季節打開隨着花園的那些窗戶或拉攏那些帷幔。一切安排好了的時候，她走來坐在一串打開的門的盡頭和等待着，眼睛圍起來，不再作一下學動。

在這回等待的當兒，她的臉似乎蒼白了。她的前額在就戴在髮腳的黑軟帽的圈子的弧線底下緊張起來。有時，那淺的陰影闖進這個不動的面具去，而我就望見她的細緻的鼻子，那鼻子是多麼年青的，我們在本家所有的小孩子的臉上都再看得到它的輪廓。

坐在她的直靠背的草織的椅子上面，——「大椅不能夠幫忙你沉思」，她說，——她似乎差強聽見那些走進來和緩緩坐下來像在他們本人的家宅裏面的人。每個人得到同樣的招待。祖母僅祇細聲的說：

「再會，愛娃。再會，雅蓮。」

那些剛進來的婦人低聲答道：

「你呢！沙拉？」

一陣靜默之後，朝我掉過身來，她們湊上說：

「這個孩子呢？」

她們說了這些最後的話便默然了，沒有等待那個答覆。別位婦人來到，她們重說着完完全全相同的句子。在這些嘈嘈雜雜當中，我失掉在自己那裡，在老家裡面的感覺。我也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人，可是我却被一個友愛的大羣包圍着，在那裡什麼人都不能夠自負比別的人有著更多的權利。這種慎重，這種平等，這種沉默，祇是使我們準備好去遭受那行將使人聽到的說話的威力。

當等待的緊張使臉龐縮了的時候，當最後的遲到者在他背後推開了那扇門，可是沒有把它關起來的時候，我的祖母朝我掉轉過來和用手，她向我示意把塵塵打開。

「它是什麼地方好的，她說。

我感覺她會令我對我的指頭停留在那對於當日的欲思是必要的一頁。偶然在她是一種靈感。我執起那本書，我溜一個指頭到兩葉之間，我用指甲指着一節經文和我等着，好像我的咽喉被一個明晰的問意膨脹了。

在這些會集裡面男人是不多的，那個和我最接近的男人向那段文字溜了一眼，摸近他的椅子，把那本書推到燈下和開始誦讀。我聽着他想道：

「這是那個悔過的猶徒！人把他從深處裹拾起來。他使城浦裏面的兒童都跟在他後面！

是時我覺得這個老頭兒一面讀下去一面在起着變化。在我身邊，他成爲一個新的人，而這是繼續着的每個字似乎使這種變形生效。

每個字麼？現在算算的不再在那些字了。它們沒有清楚的意義，像那些祇用來指稱物件的字兒。它們要麼有一種價值的話，這是因爲它被挾帶在句子的水流裏面。這股水流給它們一種新的力量，似乎有時將它們抬高在他之上好像把它們

向着一個障礙物投過去似的。為什麼這些字此時帶着一種不知的力量嗎？這些字同時別的字兒却和這種概念的和莊嚴的水的流面混在一起過去呢？我聽到這些暗啞的、孤單的轟擊，從那裏彷彿瀉出一束意象：山岳！教授！草木！花卉！書！生命！但是那重要的，那終於使我肅然起敬，把一切淹沒在它的潮流裏面的，却是這種從一些句子滾到一些句子的這種水流。如果在每個字之外有一種新的意義的話，這種意義必屬於這種運動。真正的意義在它身上。抓住因為不大了了，因為自己被人超過和因為却被這種喧嘩壓起了似的自己超過自己，而壓擊了我的精神者就是它。

神來的文字的則誦此時達到它的威力的頂點。一切概讓它而存在。朗誦者停住的時候，我們首先感覺到一陣靜默昇起來，這靜默在我們每個人的周圍做成一種肅穆的孤獨。我呼吸着一種和頗高山的空氣的晶瑩的空氣。

！他是在我們當中，有人低聲說着，所有在坐着於是一個個一個從事祈禱。朗誦的文字將表達的力量給了每個人。創造的動作在每張嘴裏面再見到了却絲毫沒

有失却它的強度或它的力量。

誰這樣說話呢？誰接受了這思想呢？我十分清楚認識他們困苦的生活的窮人，有着爲水爆裂的手的管家婦。我正在傾訴着她的那個婦人在一扇窗戶之前度過她的一生，她的視線由那扇窗戶落到三棵被雨淋、被風吹的矮而粗的樹的高的葉叢上面。她往外祇望見一些鉤出一個沒有門兒沒有房屋的小巷的棚的圍牆，但是她可在天空看見一列山脊和因爲祇要越過一個狹窄的空間便似乎更迅速的流雲。我們去看望她的時候，我覺得自己被想像所及的最卑微的生活感動了。她的房間和她的廚房似是修道院的兩間靜室。一切在那兒有着閃亮的銅和蜜蜂的蠟的臭味。一切在那兒似乎許身於貧窮，於鄙吝的勞作，於忍讓。這可是我的祖母喊她做雅蓮和她寫的紀念她們的青年時代對她作親密的稱呼的這個矮小孤苦的老太婆，她此刻在她的聽告裏再找到聖經的氣勢，再找到神來的言語的十分有力的呼聲。

我今日自問，較通曉人們的秘密，我會不會始終順從這種心的推辯。也許我會

十分受到重視。雖然對於已經讀過的文字所負的一切，但當我是孩子的時候，我沒有想到去分辨這些影響。每個人所說關於他的生活的話在我似乎自由自在地沁出來像有一種地下的压力的推迫。每個呼吸，每回自白，是一種新的發見，而每個人在我似乎隨便說着話兒，極爲這些會集給我顯示它的力量的一種語言的氣勢所感應。

在那些穿着黑袍的管家爺之後，在那些來從不出門和講論山和水好像她們遊覽過這些山水的老太婆之後，那個曾朗誦過的男人也從事禱告了。這是衆人中之最卑微的、而且，假如我的記憶是忠實的，假如我的孩子的判斷可以有一種價值的話，也是最拙於再找到那些字兒賴它披上一種新的力量的這種創造的氣勢的。

但是他縱使吶吶不吐，反反覆覆，在長的靜默之間若喘息着，我不用發力給他的見證一種燎煥的意義。然而，即使孩子，即使當着這些星期三的禱告，我也不是沒有抵抗而聽從宗教上的情緒的。使我激昂的不是信心。我單祇感覺到藉語言的高尚所可獲得的。我偷偷聽着的那個悔過的酒徒一種超自然的顯現似的使我

發眩。他逃脫了把袖投到街上的小孩的那種卑鄙，他在聽任自己給我現在從他的嘴脣傾聽着的這句話戴着之時可以作到這樣。我在我的深處聽到這句話的迴響，而我以爲這種被包含在語言裡面的力量，許能夠幫助我成爲一個人。

當生活的進行回復了的時候，當我們從這種激昂和從這種咒語走出來的時候，我再找到與人和與物的接觸，我同時也再陷入語言的混淆裏面。

「講法國話啦，祖母反指對我說。你連土話也不懂得。愛示貝路的一條牝山羊許沒法明白你的話。」

我實在有很長的時間不曉得講我們山上的話。直至我的十二歲，我許不能夠沒有進過法國語法講那種話。而且我也沒有想到講這種話和什麼都沒有攙進我想談談它。

我甚至不能準確知道在什麼時候我可以學會它。這是在十二至十四歲之間我該慢慢的獲得它，像一種第一本國語。這在我是對於語言的一種新的征路，跟第一

樣一樣自然。它沒有要我作任何的研習和領受人生的榜樣和變化而實現了。

長久的期間，所有構成這種語言的字在我彷彿是散開的如物件之散開在地的表面。但是要習知在它們之間將它們連繫起來，我祇要傾聽那些把它們看作他們的國語和無拘束的表達自己的唯一的方法的人就行了。假如，在我們的山谷裡面，警告和默思的語言是法語的話，工作的語言卻依然是南方的土語。到處貼着用鉛絲做的直線豎起一道道的地方，到處搖着織機清理生絲的地方，到處叫響着「把勁子的鋼刷的地方，鑲釘的鞋子發出嘎嘎之聲的地方，昇起人們的聲音的地方，我便聽到這種土語。

在我們古舊的鄉間，人依然忠於古代的語言。一個遊客經過麼，大家在他面前講法語。但他略為走開麼，每人便回到那個老調去。他將是單獨聽不到這種話的。差澀，醜貌，粗，也許，一種輕微的輕蔑，這樣用一類秘密圍繞着我們鄉間的語言。但是這種秘密，誰也沒有想到從那個生長在山岳中間的孩子手中將它奪去。工作中的人沒有想及在他面前改變他的說話。孩子請替他，而時間足以給他

顯示這種語言的秘密。

在所有我從他們接受了這個課程的天真的大師中間，我尤其對那個以一半收穫作酬耕種祖母那個小葡萄園的人存着憶念。他不單爲我指定了語言的範式之一，可是還指定一個我不能夠擺脫的人的類型。我每次創造的時候，他便出現於湧上我的腦海的人物之一裏面。高興也好，不高興也好，待給他騰出位置來和讓他一頁一頁的統治着。每一下筆，他便將他的天性的一面推到前面和似乎成爲一個新的人。這可是始終同一個人，那個鄉人，那個和土地締結同盟的工作者。

這一回，我又發見他在我前面，襯衫敞開，毛髮粗壯，面容對時間了無知覺，兩手執着工具的木柄。是這樣他對我說話，在他的工作中開作一段停頓。他繼續在工作中向我說話，而那些字兒似乎在他祇是相同他藉以逼迫大地的繁殖的工具的工具。

如果星期三的聚集給我顯示了在語言之外和就在語言本身裡面，有一種威力存在的話，這個年老的犁地的人的說話却使我習知凡涉及人們的生命的事物可以最

謹的表達在一種相同工作的節律而且和它一樣具有創造性的語言裏面。

三個偉大的題旨，在他的說話裏面出現：一八七零年的戰爭，共和國，和山。他開始用法語和我講話，略略找尋他的字，給他的句子一種奇異的音節。這不單是祇是別一種語言的回憶的南方口音，可也是一種還要纏綿和還要辛辣的加重和說出那些字的方式。他這樣說話好像他要背一首詩似的。但是突然，當他講到嘉特的志願兵在洛華爾的平原列陣的時候，他從事講南方土話，一下子的，好像這段文章是他的說話的一種自然的過渡。

這種轉換知照我們正在行動的中心，在這個最初的敵人的亞兒閃亮着的冰凍的清晨裏面。但是那時，和他變換語言一樣突然，他看着我，在行動的中心盤住和，在波納·拉·洛朗特最初的矮房子前面，劍出缺，他向我問道：

「你明白我所說的麼？我沒有留意講着土話。你還是明白麼？」

我點首稱是，掩縮着我的整個身體。我不願意講一句話深恐打斷了歷史的線索。那老頭兒釘着我一會兒和用他的土語接着講他的故事。我都明白他所說的。

我爲歷史所吸引，我齊步行走，而這是一道斜坡，一道斜坡前進着，不圖我們被戰鬥的同樣同心連結着的兩個生命的危殆，我才了解所有的句子的意義。

我們這樣渡過一些時辰去再生活着歷史的小事故，那些抓住人的血肉和靈魂，預着最嚴重的災害的事故。會克服恐懼的驕傲使我們忘却敗績。兩天沒有麵包，三夜沒有火，給我們無所負於歷史和回到家鄉的權利。我們彼此突然的面對面站着，在荒蕪的土地當中，而歷史是時又邏輯地給別的編不屬於它事故開放。那不再是要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故裏人作過什麼，却要知道人想作點什麼。

那個年老的鄉人是時講着天命像講一塊可耕耘的土地。我怎樣不會明白他的說話呢？即使當他講着對人們的統治的時候，我也似乎看見他用墨線劃界，掘土，播種，安插支柱和張開枝葉許可以前來換搭的鐵線。他對我說：

「那時，我們締造了共和國；但是，和它，人從不會完工的，這是好像和土地一樣：

他在所有他親自種植過的不方正的格子上面那作一下手勢，繼將收獲這種手勢

的果實好得重新去種植它們。他翻轉一堆泥土和再開始講話。他所使用的語言不再使我想及那些在它們的浩汗的威力中間滾動的洪流。這不再是一種滾動的元素。它像步伐或努力的韻律似的迫我接受它。它在行動與語言之間創造一個正確的關係。它是像一種筋肉的接觸，意志和決心的一種結果，的東西。

「你明白麼，他重新問我。明白！但是誰教會我們的土話的！這不是在家庭你能學會它的，也不是在學校；不拘怎樣，我，我也沒有在什麼地方學會它。但是，我們這些人，我們是種地的。」

他意指工作是學習表達的最穩的方法，但沒有想及給我提供一種語言的哲學。我可答道：

「不用說，我也是在山上學會了它的。」

我們講完了普魯士人和共和國。我說出了一個具有魔力的字兒，而那個老頭兒便能夠講山了。這是他的宇宙。

「上頭的路，這是我們這些人造成它的；不是那條舊路，那條好的路，你看見

它繞着貝塔居處的那條路。我們翻動了那條路的土和築好了它的圍牆。

他重又開始用土語講給我說明他的青年時代的這種偉大的工作。我坐在小崗上面，在他面前，在他剛剛翻動和在太陽底下冒着煙好像它們丟着血的土壤中間。他講着一面在繼續他的工作，而，在他說話的當兒，樹木在急流中間滾動，火藥的爆發震撼着那些巖石，礦筒威碎翻動了的土，人們唱着歌，而，在他們後面，大路展開着像人在地下散播和完好無缺的保存着工作的輪廓，保存着原來的黎路的痕跡，在陽光底下甯長着的一件東西。

這是謳歌我的童年的光榮事蹟的歌曲。它充滿了英雄。它在一個傳說的國土裏面發生，然而，一切在那裏始終是人性的和一切在那裏沒有超出那些我們可以效忠的工作。

！你始終明白麼？

我明白說話有指揮行爲的力量，它可以用來畫線，挖掘地溝，建築，使人們的作品比光榮破壞的奇聞更加經久。人若是能夠選一種時望和激發超出自己的話，

人也可以在準備裏面生活。語言是我們可以實現的東西的正確的尺度。它不是正在在我面前再建成這條我却在那裏迎着雲霞走去的不可思議的路麼？

什麼是字的力量呢？什麼是句子的力量呢？我的身軀各個肢體所有的相同的力量。使我步預行路的力量。

語言的戰爭在家庭繼續着。祖母時常作嚴肅有力的聲音責罵我的最輕微的錯誤，而有時，她潑上說，用一種較低的口氣，彷彿她的張開的手臂讓那些話落在牆上是的。祖母說：人，你永遠不改正你自己麼？倔強的孩子！

我可長大起來，我已經幾乎是一個大人了。我開始和事物分離抗禮。我終於覺得它們是依照我的身段造成的了。在小河的岸邊，在草原上面，對着山岳，我不再感覺自己是在巨大的國土了。

這其間，祖母老了的和似乎成爲更矮小的。親熱的物件對她成爲過於笨重的。她

不願舉起那座洗衣器或移開那些作業營的銅盤。疲乏把她釘着在她的大椅裏面一些長的時候，面對着她的房間的那扇窗。這時她有着一個愁苦的和橡皮的小女孩的神氣，但是，瞌睡的或沉思的，她保存她的精神的全部活潑，而且假如我親一次錯誤的話，她便用尖銳的聲音對我嚷着：

「講法國話啦！」

被她監視着，我終能接收我周圍的一切。一心去征服山巒和樹林，迷失了的道路和流水，我沒有見到她的力量的衰頹。我覺得她始終是同樣的，她的資風也使我相信我始終是一個孩子。

然而，有一天！我記起這件事情像報章許可以保存着它的痕跡的一個事故！我走進她的房間的當兒，我還沒有時間講出一句話，祖母突然用那種祀禁的語言對我講話。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詞兒，偶然滲到一個句子裏面像她有時不留神所說的，却是整整一個句子，有着純粹的形式和字兒最靈動的。

我聽着她。她是在她的大椅裏，個在靠背上面，差不多不動的。用鈍聲問的

手，勢紙在紅天發亮的燈下，上面敲着一種不均勻的拍子。比任何時候，她更想像一個小女孩。她的靈活的腮脣和她的細緻的鼻子在我的眼中騰起一如她在她的十歲左右，當她和我的曾祖父和我的曾祖父的父親（我無法確定我該怎樣稱呼他，彷彿，從他，開始了所有我從他們得到我的生命的那些人的最長的無名的血統）祇談着山上的語言的時候，該有的樣子。

祖母始終講着話和繼續着用手輕輕敲着大椅的扶手。我覺得這種敲聲押着她剛才使她唱過的字字音的韻調，它們的音節用一種沉澱注滿我好像它們有着堅牢和熱氣一樣。我站着，感到一種曼曼像個人廣告一個足以擾亂我的邊部生活的事。這聲對我講話祖母為奴奴說一切奴役和給我選擇我所要語言的權利。語言的戰術完結了。

頭腦沒有察覺我的忙亂；她甚至不像看見她帶給我的生命給個天的轉變。她祇再來到她的青年時代的語言和時間，頭一次，她剛剛把我作一個大人看待。

• Clement Marot, 法國詩人。(一四九五—一五四四。)

• Jean Calvin, 法國宗教改革家。(一五〇九—一五六四。)

原书空白页



敵人

走到水邊，我碰見一個少年在潭的中央。赤裸、腰間纏束著一條手帕，他肚皮在下淌著，作緩慢的游泳，他的嘴齊着他推到他前面的微波呼吸。在他俯低的頭之上，他的短髮沁著小水漬。他蹣跚潭底向我這邊游過來。他觸到岸邊的盤兒，他在水裏直立，貼著那道峭壁和往他頭上看。這是穆拔。他就在我認出他的頃間見了我，他更用力喘息和他的手舉起去抓握那塊岩石。

在他試著爬到岸上的時候，我撿拾石子。幾秒鐘之間，我的左手裏面有了四顆，我的右手握著一顆，鵝蛋形和腫脹的，沉重得像一種珍貴的物質。臂兒高舉，伸作弓形，我向那個在被湖浪洗滌的巖石上面溜着的少年喊道：

——持在那兒：

用一下目光，他估量了他的運氣。他是赤裸的，還有半身沒入水中，失却平衡，無力抵抗。他四面眺望，像要搜尋一個出路。我在他的頭上擺動我的手臂。他復知道我不僅踏投我的石子的。於是，他讓自己藏在底下，再躍到深的水裏，和喘着氣作仰泳。

這是絕技，我的敵人，我睜着他因憤怒和因歡欣而發抖。我的跳動得更厲害的血長久難固着我的懷有武器的手和我知道這門我拿着他了一，好像人就在剛剛完成一種困難的動作的當兒意識到這種動作。

他在他的四肢水的深度上面，在這個有着光滑的石壁的潭裏，不是自負的。他眼淚盈眶用一種注意的神氣看着我。我感覺自己無力對他懷有憐惜之心。我們的孩子的仇恨是總在一種過於老舊的習慣上面的。已有二十回了我們彼此磨擦過，我們的任何一個從沒有認識過失敗。我記起這個晚間他和他的兩個同伴摸到我的身上來。他們推着一部小車。這是在一些幽靜的街道裏面，靠近羅馬橋。我聽

到我的名字，用本鄉的口音，彷彿一說出來的，和驕然放在地上的小車的兩隻腳的撞擊。一下子，拳頭和腳使我昏迷了，但是我揮動着腿兒和手臂，用別的聲音，筆直往我前面咬着。他們放鬆了手而我可以往後退走開像對着幾條狗的一隻暴怒的貓。我幾乎沒有生別的那兩個孩子的氣，我全部的仇恨是為拯救而發的，而當我們兩間學校，星期六日，在市集廣場的栗子樹底下，彼此打着架的時候，我拿這些我們放滿罵罵和就在投擲之前的那個頃刻我們嘔吐在它們上面好幾遍它們和迫使它們中的石子推車的就是他在他那方面，穩坐在這些磨打裏面設法盤中的總是我。今天，我拿住他隨意所欲，一個人對一個人，所有好處都在我這方面。他使我想起一支被困在一個山隘裏面的敵人的軍隊。

我坐在岸上。他正正在我的對面，而假如他讓自己隨流水而去一點點的話，我便舉起手臂，他於是潤回他的原位，用兩隻手撥着水，馴服的，始終用眼睛窺伺着我的石子。

我用力全神貫注着他，彷彿我的目光已經可以用來搥擊他。我的憤怒一秒鐘一秒鐘

的加甚。這是我最大的敵人。我們沒有上同一個學校。我們的家長不願意彼此議論。我的家長說：「這是一些什麼都可以來的人」，而我却繼承了一些老舊的仇恨。他的祖父曾在拿破崙治下告發過共和黨人而我的祖父却被聯席會議審問過。六歲，我們已經彼此憎恨着。凡屬於他的在我們都似是卑鄙的。他在城外，在到萊爾示的大路上，有一個葡萄園和一間小房子，而這個區域在我顯出像是我們的山谷裏面一個被詛咒的角落，為太陽所丟棄，充塞不健全的卑溼，為蟲類和蕪苔所侵蝕。我從來不打他在城市中心住着的那條街裏面走過而他的家長們生活的樣式在我顯是討厭和神秘的。這是屬於另一個種族的人。他們祇想着加害我們而我們因為感覺自己準備好了去寬恕，去忘却那些舊日的過錯，我們便愈加有權利去憎恨他們。但仇恨却每逢一個新來的孩子便在我们的家庭之間再生起來，而從八歲起，我們彼此便厮打過，每個人皆為一羣分有着相同的惡恨的頑童所支持。

我拿住他。他善游泳，但是他可開始露出他的疲乏。他有時整個頭部浸到水裏

面去，他噙一口唾往前面吐出來的水。我惱着憤怒瞧着他。我從沒有看過他這麼渾楚幹。我愛強硬識他的臉。他有十四歲，像我。他並不漂亮，頭髮剪平，全都作圓形往右往左倒下來像一陣驟雨之後的麥。他嘔吐時，我的心使他的嘴脣的動作使它作嘔。這些嘴脣是太粗大的，太胖腫的。我瞧着它們想道：「彷彿女孩子的嘴脣。」他的腰間，他的平輪圍着如一片水草而潭水的邊緣縮短着他的瘦削的、輪廓玲瓏的，有着黧黑的皮膚的小身軀。

我窺伺着他，石子準備好了。他若承我不備在潭裏面找到我哪！我很久許就感覺到一下有勁的投石了。我在他的危險的眼睛裏面看到他的思想。假如他可能的話！但是他單祇試試往下流瀉吧！假如我投，我撞準頭部；管他呢！要是我殺死他麼？你不會用一下石子殺死人的。他總有辦法走出水面，頭髮裏面有一個洞和臉上流血。他們也懂得我夠受了，推小取的那個晚上，當我一個人對他們三個人的時候。

「聽在那兒，我會告訴你：別讓水漲起你掉下去。」

我站起來，手晃高舉。他仰身潛着閃到我的前頭。他光最力裏和冰涼了。他的牙齒格格作響好像一部機器似的。我重坐在巖石上面和我再開始看着他的臉：卑鄙的陰險家。假如我讓他們幹的話！他們許一下就完了；但拿着他的是我。我們聽他敢不敢動。

太陽低墜，黑影前邊到湖潭之上。穆拔偶爾還嘔吐着，但是我沒有耐厭的瞧着他一面想道：「在這裏找到了他倒是好玩的。他走到山上來游泳，像我？而他認識我的潭麼？不。他應該偶然經過這裏和他想洗一個澡。他連泗水袴都沒有；他呵花纏不少丑夫來到這裏的。而且看中了我的潭！啊，假如是他找到了我！」

穆拔現在該打緊了。在六月底，水還是涼的。在我們的溪澗裏面待得太久你會得到致命的疾病的。他始終看着我似乎等着什麼東西。「啊，你等待麼？我就來幫你的忙了。好好的，一下石子打在頭上，或打在背上，或打在你的側面，讓你知道水。」

我是立着，我在俯視間飄動着我的石子好感覺它放得平正。我聽得噴怎樣將它

投出去好使它在它的射程上面維持直線。這是一顆好的石子，被水流沖得滑溜的，一顆看羊人的石子，我拿它許在十呎之外盤中一隻飛鳥。高高一拋，背子酸了的一下急促不着肉的投擲，而那顆石子便筆直不停的飛出去，彷彿從我的手腕他的前額，突然做成了——道噴響着的和連綴的石子的線。像這樣的人，該得攔死他們像一些蛇蝎似的，在它們未有時間咬人之前。他連抵抗的勇氣都沒有。他給恐懼弄得呆鈍了。我若是他的話，我許潛水，我在水裏溜過那個潭；從那一邊，我呢我也會有石子；但是他什麼都不想。他拿他的女孩的臉瞧着我。我知道他像誰。像他的姊妹。這個十七歲的大女孩。他有着跟她同樣的嘴唇。

程拔等着我的石子，再沒有動彈，僅以一種前齊的動作維持着自己在水面。他已經有着被人痛毆的神氣，仰身縮了下來，發我的石子擊中前額。我有一會兒這樣看着他，想像他失去知覺和，突然的，我讓石子從我的左手掉下去。於是，從別一隻手，我把我的石子在急流的那邊，在他的頭之上很高的投出去，和我說：

「走出水來——到這裏來。」

我還沒有講完他已經抓着岸邊一面做著：「布路路」。他彎身到巖石上去，將他的兩隻手放在他的小肚前而直走到他把衣服遺在那裏的一棵小樹腳下。我在他再穿上衣服的時候兒依然朝著河潭掉過身去。一頓間後，我偷偷望過去和我看見他朝我這裏走回來，細細的步兒，在和著他的皮帶。他似乎思索著。我將頭靠掉回到水那面一邊對自己說：「他要向我投石子了。他在石子上，他手下有的石子比我多些。」

當我決定重新往後跳的時候，我看見他就在我的身邊。他翻起了上衣的衣領和褲已經，他的兩頰為熱氣弄得潮紅像在山上的風底下。於是，我說：

「你不冷麼？」

「我寧而有我的薄絨襯衫。」

我又感到單獨尋找可以在我身上擦起的這種厭惡了。這件薄絨襯衫的意念使我歡唱。他們在這個家庭裡面都穿著薄絨麼？

他在我附近坐下。我輪直在巖石上面，朝他掉轉過去。

「你幹嗎來到這裡呢？難道你到這個潭裡面來的？」

「誰讓我？我常常到這裡。這是我的潭。」

「你的潭？」

「我抖擻精神。我想起：『他的潭麼？我們談吧。』之後突然的：」

「你的潭麼？我自從去年便來這裡了。我在五月間，有一天從拋松走下來，找到了它。」

我在他的眼睛裡面看見他對我的仇恨剛加倍了。他咬緊牙根瞪着我。但是我們兩腳和手掌不相上下。那來往了我沒有摸到他的咽喉上去的，也牽着他。我們彼此不相畏懼，但是我們互相敬重。接着他說：

「我獨自找到了它，也是在去年。我常常到這裡。我喜歡它過於喜歡櫻樹或柏樹堆。我是獨自的，而當你游泳的時候，你到處在水裡看見水底。」

「你沒有什麼地方跳水？否則這許是本鄉最好的洞了。我常常試着從對面跳下去，但是這一概巖石防礙着。你確在上面許把頭破開的。」

穆拔微笑着。他瞧着這坑水底的巖石，他也該認識這塊巖石的。他說下去：

「不，你沒有地方去，但那不相干，這是一個潭；水是真的。人覺得它在瀑布裏面取得空氣。」

穆拔在那些潭之間有所軒輊麼！他覺得到水的輕巧麼？他愛那些水麼？我能夠和他講我們的淺灘所有的秘密麼？

「在柏拉堆，水已經沒有空氣了。它是沉重得像泥土。」

他點頭靜是和用一種猶疑的神氣看着我。我呢我該也洞識他的秘密。我們鹹默着在瞧着那個潭。我們看見一些雲在那裏飄過，那些雲，高高的在我們頭上，一簇一簇的朝山岳飛上去和朝山隘擠過去。穆拔突然問我：

「幹嗎你沒有投擲呢？」

「你獨自一個人？」

「你以為我怕你麼？」

「我呢，那末，你們可以三個人一進來，還有一部小車。」

他微微紅了臉。我沒有動，但是我準備好了算盤。他便躺直了；我可以一下躍起來。我想到：「假如他感動的話，我用頭向他照面一擡。」但是他不作一下舉動。

「幹嗎你怕我呢？他再後說。」

「這是你：憤怒切斷了我的句子。我一口氣接著說：這是你最壞。罷吧趁你
呢？」

他簡單的回答，像要表達一件明顯的事情：

「噢，你們那些人！」

「我們這些人？」

「你們不像我們。」

厭惡又抓住我。我憎恨稜拔，憎他的粗厚的嘴唇，他的短的頭髮，他的薄板鐵衫。凡牽涉到他的都成爲可鄙的。我想及他該吃的水果。一個蘋果在他的輪縫間，在他的嘴裏，在他的身內！他現在害怕了。我看得清楚。他用他的胳膊略爲

抬高自己。我控制着他。

「我沒有校徽想教會你去認識我；假如我要的話，我會把你搗碎，你聽到底。但憑我較喜歡和你講話。像那樣，你會看見我是什麼人；我們不像你們麼？運氣！我們這些人，我們不是陰險的猜測，也不是說謊的人。在我們的學校裏面，我們學的東西比你們多。我可以向你提出一些問題讓你看：問答關於法國歷史的問題吧；在羅馬人與法郎克人中間，誰統治過在我國呢？啊，你找尋着你不懂得的東西。

「魯拔不知道。他想哭，但是，突然，像有所領悟，他向我說：

「三百七十五裏面有多少回二十五？用腦，用腦，別在你的指頭上找尋。你一點也不知道。」

我空自找尋。數目字在我的眼前混淪着。我心算并不高，但是我回答道：

「維希高斯人。你從沒聽到過維希高斯人麼？」

「十五回，我說十五而我用腦算出來：十回二十五。」

小的曲徑。他沒有錯誤。在村落之上，他筆直登上草原上面，沿著松樹邊界走，再踏上山陞的大路。「你睡醒」，他說。

「你常到那裏麼？」

他點頭稱是。像那樣，他使我喜歡。頭一次，我覺得他是整潔和果決的。不用說，這不是像哲安或摩理士的一個同伴。但我許很可以和他一道出發。嚴格說來，我許在同一的處裏喝，咀嚼麵包，均分罐頭食品。我們許可以在同一的氈子底下睡覺；他添上說：

「我知道你常到那裏。我的姊姊老是說：『他懂得什麼山呢，這個瘦小子？』血的一通輪灼着我的兩頰。我不再想着撲到稷坎身上去，可是我許願意可以和這個像他的姊姊打架。」

「她懂得山的什麼嗎，她？她就懂得山嗎？」

「噢對的，我就是跟迦庇山的。等一會兒，聽我說。有一回，我們在拉·呂普特上面，我們看見你登上哥士特角。你和哲安及摩理士在一起。姊姊說：『我們

聲在樹林裏面鳴。『你知道，那些枯萎的松樹。於是我們看見你們在我們面前走過。』姊姊說：『那很行，這些瘦小子，聽他們唱歌。』她說的是你。『這個小桑宋，彷彿那個山就是他的。』

『我再也知道我是否殺掉的敵人了。我覺得我們一起爬過山和我們重溫着我們的回憶。』
 『對喇，我們上艾谷亞兒去。這是早晨？你們從那高顯下來？……你可以告訴你的姊姊我讓她先走一個鐘頭，打哥士特角。我們瞧它是屬於誰的，那個山。總不是屬於女孩子的。』
 穆拉同意我的懸念他自覺和我一道戰勝山谷所有的女孩子，那怕是他的姊姊。

一種強毅的團結剛剛把我們突然結合了。
 『我很願意來一次，和你們那些人在一起。你瞧瞧我會不會落在後面！但老許不願意。』

『他禁止你和我們講話？』

請一講你的耳朵聽。

「老舊的仇恨再抓住了我們。但是我們彼此講話時不曉得替這些仇恨辯解。這是靈敏的神祕把他做成我的敵人。這是一類的秘密使他站起來與我作對。我們既與活著，在相國的偏僻的鄉下裏面，而我們因彼此不認識而互相憎恨。我對靈敏說：

「在教士的學校裏，他們造就一些愚陋的人。」

「在世俗的學校裏，他們造就一些匪徒。」

「我們離吧：你長大的時候你想幹什麼呢？你連知道都不知道，好的，我呢，我作一種事業。我到三十歲的時候你來找我吧。我們會看見那些匪徒。」

「我站了起來。我沒有動。我很清楚他沒有想到摸到我的身上來。他不像聽到我的最後的話或，至少，他不想存有把這些話看作一種侮辱的神氣。沒有用目光釘着我，他却端詳着山谷的洞穴，山岳中間的墜澗的無邊的梯級。他用眼睛估量巖石的危崖，那些在我們頭上斜斜上升的花崗石的長的鋪石。」

「我們有時開上高頭去，他最後說。你不要我們一起爬上去麼？不要繞一個灣兒，打那些巖石爬上去麼？從來沒有人該打那裏經過的。那使你害怕麼？你許不敢爬上這道長城麼？」

我是立著。我仰首看清楚這道被尖角間斷了的長的壁壘，在那些尖角的平面勾搭着小的草原。

「跟不上我的是你。這比外表還要筆直些。一條牦山羊許感到暈眩。得再爬上那片草原，走過這道壘；這個走廊，和打那個尖角抄到左面去。」

我們找到了彼此斯打的方式。我已經在坍倒物中間攀上去，翻起着他的短袴和把他的皮帶扣緊一個眼的程拔跟在後面。我想道：「他會請我幫忙他的。比他更常走過這兒；我們和哲安試過十次。我們走到最後的石壁總是害怕，但是這一回，我會走過去。而他却留在尖角上面，在我底下二十公尺；我們起初不知道怎樣纏付你。但是我現在曉得那個把戲了。那裏有一個放手的洞穴，正正在抹灣，在你離能站一隻腳的地方；這並且是哲安找到那個洞穴的。他有五分鐘弓在空虛裏面，

不敢走回來也不敢往前走。」

我們再登上了那個草原。我們的草鞋貼在巖石上面。花崗石最初的尖角小十分峻峭。我走在前面沒有理會穩拔。我祇留意動搖的石子；拿小石頭弄死他不是個幹。得把他領到尖角去。就在那裏我們瞧吧。

那個小走廊有三四公尺高。我鑽出來，我用一個肘子承着，穿過另一條路廊，和溜到那個小草原上面，匍匐着。草原斜斜上升，直到那個狹窄的和已經在那個墜洞之上三十公尺左右俯瞰着的尖角。軸直在草地上面，我看見穩拔也鑽出來了。她不認識這些巖石，這是順然的。他看着他的周圍，摸索着去安放他的胳膊。斜坡使他害怕。他想不到那是這麼峻峭的。他往他底下瞟了一眼，他的手路路發抖，之後瞧了瞧我和，以一下敏捷的動作，他溜過來貼着我。他在鼻子和他的粗厚的嘴唇之間淌着汗。但他有着果敢的神氣。

！你再也不能了？他向我說。我到草原的高頭。

他開始四脚到地爬着。我站起來，在潮濕的草上不大安穩的。

「讓我走過去。草原高顯，那不算數。得抄過那個尖角。」

「你瘋了麼？」

我們兩個人都在那個通道之前。花崗石壁在草原高顯，在我們前面隆起來。一塊岩石石板，笨而懶的，接續着那個草原直至轉角。往外，除了空曠再看不到什麼了。我知道那個尖角在那一邊遠過去。握手的地方是齊肩闊廣的。祇要貼着巖石和把手臂做成直角就行了。穆拉對我說：

「再也不行了：我們大家都要力竭的。」

「現在去找你的姊姊吧。」

我爬到尖角上面去。身貼着巖石，我前進直到有壁而隆起之處。我試着不想這個在我後面打開的洞穴。我的膝頭略略搖動。我深深呼吸好繼續控制我的肢體。我把手伸到空曠裏面：齊肩闊廣，還遠些。我抓不到。我得兩腳合攏走前一點點。我的胳膊依然太高處，我放低手。碰到那個洞了。我的指頭抓緊那塊巖石。彷彿一些健身器的環子。我略略掠過頭去和我見着拉去我兩頭邊。他站了起

來。那個洞穴不再使他害怕了。他聽着我和禁制自己叫嚷。等一會吧：當我走過了那邊的時候：現在，我得把左腿伸到空處裏去。我在一塊間霧裏。我在這一面較高的。我記不起來了。不相干。我就可以使我的胳膊伸得更有勁些。我的手勾掛着，我的腿兒藏住了，我放開投那面的一切，和，身子一縱，我到了石壁的那一面了。

幸而那個尖角較寬些。我再用全力咬好止住我的臨時的發抖，和我吭聲叫着，用一種不再顫動的聲音：

「我等看你呢，黃毛小兒。」

在花崗石的純粹的線條之外我什麼都看不見。得找不會來的。我吭聲唱歌和當我停止唱歌的時候，水聲突然穿過瀑布的鋪石一直升到我跟裏來。

一下子，我碰見一隻手狂舞着。我的敵人一直衝到尖角處顯和摸索着找尋一個握緊的地方。我湊近了和我一變不做看着這隻手兒。這不再是穩拔了，可是一隻給人以勇氣的印像的穩毅有勁的小小的手。它沿着那塊巖石，它勾掛着最細小的

突角，而我這時感覺着，在那一面，一條麻變了的胳膊嘗試着估量它的抵抗力。但是那隻手滑溜着和，重新，它在空虛裏面找尋一個倚托之點。好的握手的地方在它的旁邊，但是它輕輕措過它却沒有感覺到它。它徒然地摸索那塊巖石，儘管在它上面膨脹起來和，突然地，我看見它爲一種微微的費抖數辭起來。

——穩按麼？你過不了來的：待在那一邊吧。

手始終縛索着。它似乎感到了暈眩和搖曳着像一個正要墜地的物體。我將它執在我的手裏面和傾它到那個洞子前面。它感覺到那個穴和緊握着一種工具：差不多同時，我見穩按的左腿放在尖角上面而那個少年突然走過我這邊來。

——我來了，穩按說。

——等着那最難的吧。

我們在尖角上面并肩站着，背貼着巖石。在下面，我們的渾在它的峭壁之間緩緩旋轉着。在瀑布的漩渦裏面結成的白色泡沫的鏡子，慢慢溢出渾水的紋線和走來破裂在渾的岸邊。再低些，急流墜到山谷裏面和它的巖石和林木的開口圍繞着

整個我們的故鄉，它的遍植蘋果的草原，它的田莊和它的村落。

！你來過了，穆汶說。那不算數。我也有我的角落……

！假如我來過這裏的話，我現在却不比你知道得多些。我從來不能夠走得真遠。你呢，得走出那高顯。木的欄，鐵的欄，我從沒走過了那裏。

在花崗石壁中間，有一道幾乎垂直的縫隙，高約十公尺。在這條路徑裏面，綠苔茁長着，被那些沁出着的水弄得膨脹了。一棵小樹從一個更深的裂口飛出來，在縫隙的半截。

！假如你從不能夠走過的話，你今天也走不過的。我們下去吧。

我攀上了那個走廊。我迅速爬到中間。那兒，背和腿好好的藏起來，我瞞着我上頭那棵低矮的小樹。這是我們在那裏放棄了攀登的那個地方。即使達到我全部的高度，我也不能夠觸着那棵扭曲的樹幹。我該差了幾及一公尺，而要攀到那裏，我再找不到勾搭着我的地方。從那棵樹幹，我許可以爬到上面的邊沿去。但是或許該讓自己再留得高點，像一個修理烟由的人。我沒有勇氣往穆汶那邊跳。他

許使我發見我底下的那空處。但是我想着的就是他。往日，和賀安，我們再走回去，被巖石刺破了然而誇做我們自己。今天，在放棄着時，我在犧牲之前屈辱自己。

我的兩隻腳離開了它們靠着的最後的突角。我的腿作彈簧和使我的背貼着那石壁。我使自己寬弛。我愈寬弛便愈感到自己不穩健。我得不放動我的腰。我的胳膊之一，舉起到我的頭上，在空中裏面懸索着和，突然，我的指頭抓住那棵樹幹，然後我整隻手抓住它。我攀身到它上面和找到新的放手的地方。最後的公尺是容易的。我渡過了那道石壁。

我的手略略流着血。我有兩個指甲弄破了。今晚，賀安聞知我攀登了那道石壁許會生氣了。他許要再跑回來，他也爬過那道石壁。他寧可以不顧性命假如他要的話。永遠，我不再幹這個了。

但穩當也攀登了。他跟着我的每下手勢。他用他整個壓壞了的身體重做這些手勢。我感覺他許願意一度滾到溝流去也不肯再回頭後面的。葡萄青，頭朝着他俯

低，我聽着他攀登；我害怕看見他滾到那個洞穴裏面去。我縮縮着與他自己所伸展的筋肉相同的我的身體的筋肉來鼓勵他。我在聽他在繩由裏面爬着時將背骨隆起來。我張開手好在那個懸幹達到它的高度的時候抓住那個懸幹。

「來吧，穩拔，你再沒有什麼危險……」

他的位置不佳，在小樹之上，和沒有辦法抓住邊緣。我用兩隻手握住他的手腕和差一點兒使他鬆開了手。但他是在我的旁邊，整個蒼白了、被暈眩弄得不舒服了。

於是，我說：

「贏了，贏了。」

我們陪為遠離了尖角。我欣幸於爬過這道石壁。和曾安，我們許永遠做不成功。我登上來了因為穩拔是我的敵人和我許寧願摔死也不肯對他說像對一個同伴：

「這是真的……我們永遠不能夠……」

穩拔沒有我也不會爬過來的。我們把我們的孩子的本領和勇氣推到他們自身所能做的之外。在一生裏面許是一樣的。我永遠會走過去好不落在我的敵人穩拔後面。

并且，我們兩個現在都是朋友了。朋友，爲的曾在我們的深處發見了相同的热情，相同的和本鄉的事物相較量的歡欣。我們兩個人都講土話，我們在上山作過相同的遠足，攀登過相同的峯巒。猿直在最後的瘦弱的果子樹底下，在山毛櫸和松樹的邊沿前面，被努力寬弛了、誇傲於曾一道克服了相同的石壁，我們混雜着我們的回憶，好像，單獨，兒時的同伴所能做的。

——除了山，我侍得舒服的地方是我的葡萄園。

——你在哀爾示的葡萄園麼？

——我們沒有別的葡萄園。我們和一個老頭兒平均那些果實。他認識許多頑意和故事：哀爾示，這是一個好地方。陽光祇有早晨才照着。但是這不要緊。

——我們這些人，我們一直到晚上都有陽光。

！在高麗家麼？

！你認識我的葡萄園？你可從沒到過那裏。

！房子前面有一棵木蘭樹和一株梔子柏；和一些無花果樹挨着高麗那道路。

！你認識它麼？

！我從新路的拐彎看過它；有一回，我還爬上過那道路，就在那株李樹底下，

我認識你的角落……

我們這樣聊着事物和人們。我們每個人講述我們的物業和我們覺得這些物業是小康之家的、為相同的水流所灌溉的、為相同的元素所蔽蔭的、富有相同的果實的。談說間，我們墜入到一個相同的過去裏面，這過去是為一些多筋肉和沈默寡言，瘦削的農人、為一些有着被工作和時間的蠶食所齊一的臉龐的高厚的人所住着的。我們彼此瞧着和我們現在各在對方找到一些親屬和盟誼的明顯的記號。據按許比我略小些、寬胸和矮壯的，在稠密的頭髮底下有一個圓的頭顱和藍的眼睛。他相像這個我們保存着他的肖像的外祖父。我呢，瘦而修長，下頰向前，面部狹

小，我相像着太多的牧羊人，太多的趕牛者，用不着把我的臉孔去比較本鄉的人們臉孔。我們的種族就以它的駁雜而成爲齊一了，和，在我們每個人裏面，在每個家庭的系代，突然再誕生那個最疏遠的典型，在一種肉體的、骨格的、深刻的膚色的和整個存在的秘奧的不可解結的友愛裏面。

雖能夠使我們成爲敵人呢，現在？我們彼此已沒有了秘密。我們所愛的一切可以長爲公有的。我們用不着平分那個山。

但是，從西北打開的那些山隘，夜來了。它迎着拚命從大海升上天空的雲霞推動它的暗影。得想及回家。打草原和打樹林，在嶄巖突兀的懸崖之間，我們朝城市跑步下山。已經，我們碰到了兩個走回山谷的一個田莊的孩子。他們掉過身來，納罕看見我們在一起。坐在一道用沒有灰土的石頭砌成的牆上，一個老頭兒似乎用一隻陰險的眼睛看着我們。我們因并肩走着有點兒窘，而當我們重新步行着好呼吸的時候，程拔對我說，沒有看我：

「在洛雪貝之前你讓我一個人走吧。」

「和我在一道使你害甚麼？我要對大家說我們不是在一起的，假如你要的話。」

「我不是和你一起的，穩拔用一種固執的脾氣說。」

他重新跑着，和當他去找一百公尺左右的時候，他再從事步行着和走着路像一個往四面張望的孤獨的散步者。我跟着他走沒有顧慮到他但也沒有注意到保持我的距離。於是，往後面際過幾眼之後，穩拔掉轉身來和我看見他，却聽不到他的說話，他朝我嚷着，臉都為憤怒所緊張了。我檢拾石子和我從驟奔跑好再接近他一點。

「呀，你要走在前面麼？我來幫你的忙！」

穩拔向我投兩顆嗚呼着掠過我的頭部的石子繞擾他的逃避。我跳左跳右迎着它們和我停下來好得我也投石子。想作兩段，顯我的突然的寬弛，甚至在那顆石子還沒有重墜在地上之前，我朝穩拔嚷着像一種威脅和，或許，也像一種惋惜：

「我會再找到你：我有一天會再找到你的。」

原书空白页

白的獸物

——這是活的！

這個呼聲足以把我們聚攏起來。這是我們往日所能聽到的最迫切的呼聲。當我們中間的一個人，聲音裏面帶着一種煩憂，吐出這種呼聲的時候，我們都跑過來環繞着他。

——聽：聽：那呼吸，那欠動！

假如那獸物想逃走的話，我們便設法當場殺死它。我們用棍棒打它，我們用石子擲它。即使是敏捷和狡猾的，它也絕少逃脫得我們的棒石。多少被我殺了的死的獸物，我的手裏沒有拿過呢！這種殘忍，這種要把凡能走動的和凡能呼吸的都

僅之死地的狠心，是在鄉間長大的孩子們所付的代價。在那個穿着短袴的小人物身上，痛苦醒覺了。茂林裏面的一聲呼叫，樹葉和巖石之間一次奔跑的矢逝，足以發動住腳的反射，然後又突然發動那種全身朝着這個目標，朝着這個靶子的向前的奔撲，那個靶子就是在動作中的生命之一部分，像在一道噴泉上面的一個白色的球。

假如那獸物是可以吃的話，我們便得意洋洋的把它帶回家中。我們覺得我們相像一些大人，相像一些真實的獵者，我們也像他們一樣誇耀自己。

——這獵畫眉鳥一樣獵，我們指着一頭流血的鶯說。假如我們得到十隻的話，我們會做成一盤好的菜。

可是假如那獸物太弱或太小逃不出我們的掌中的話，我們在沒有將它處死之前可以長久的看着它。我們盤坐在地上去端詳它。眼睛釘着它釘得久了，它彷彿就是一顆放光的穀物，像燧石的一片閃爍，或像一張樹葉。圓圓的擠在一起，留心別讓我們的影子壓倒它，我們等着它的逃走的企圖。

白 獸 的 物

「瞧呢，它就要飛跑了！」

我們於是努力使我們變得和我們的俘虜一樣微小。我們設法就它們料必在它的眼中所具的外觀去看那些東西。這是可以廣讀許多時辰的一種玩意。石子於是在我們便成爲一些山嶽，並且視乎它們的形體，我們將它們比諸我們所認識的山。幾條小枝化爲樹林，而最小的水澗也是一道河流，或甚且是我們的任何一個可都沒有看見過的大海。

「當心！它是在厄爾非的山谷的深處，在急流的那邊。瞧那個哥士特角和拉·呂普特吧。」

「還有貝塞居呢！峯頂去了的。」

「它要在拉·呂普特上面走一走。我打賭它打哥士特角經過。」

「打貝塞居；我會你打賭。」

59
我們等著看看這隻被許多龐大的人影攪得迷惘了的昆蟲要怎樣做。有時，要強迫命運說出它的主意，我們用一條小枝的尖端推動它，同時注意到讓它有完全的

自由。我們想看它走路，可不強迫它選取什麼道路。

——它打貝窩層走過，是我贏了。

——聽它曬，它休息了。好像石子的一概。

我們喜歡看着這些生物，它們剛纔還好像那沒有生命的物質，而它們突然又活躍起來了。有時，我們甚至還靜靜地看幾顆石子或幾片花粉，希望看見它在我們的眼睛底下騷動和生活起來。

——我對你說這是活的。好好的守着它吧。

可是當我們確知道我們之前放着一隻活的動物以及我們把和它玩耍的興趣也耗盡了的時侯，我們却不大關心讓它保存性命。我們可以忘記了它，但我們的一個也可以是一片石子把它壓死。

——它什麼都感覺不到：它不像我們；而且，即使是你，假使支谷亞兒山在你的頭上塌下來的話！

——假如它大些？

「你以為要太才可以感覺麼？那些獸物，那是沒有想到死就死去的。

什麼也不比生命更吸引我們，而什麼在我們眼中也不比生命更沒有價值。我們把獸物弄死去尋索生命的秘密，好像我們許會把玩具打開一樣。

對這種玩意，我們成爲幾乎沒有感覺的了。草上和牆頭的卑污的獸物，蛇、鼠、蜘蛛、和蠟子，似乎證實我們的殘酷是對的。在殺死這些獸物時，我們有着動盪扶弱，糾正自然所不能防止的謬誤的感覺。

「我什麼都可以殺死，摩理士說，用石子和用棍棒，或用手。

「我呢？你以為我害怕麼？

在高爾索的我的葡萄園，有一道遙長的張滿葡萄架的牆。那兒的剪秋羅一到中秋便就熟了，可是，從春到秋，樹葉一天沒有脫落，有着覆滿作圓形生成的毛的紅色肚子的巨大的蜘蛛。便在那里支開它們的網。陽光和露水輪替黏着在那上面，在那裏凝成晶瑩的閃光。偶爾也有一些蒼蠅和螻蛄一古腦兒的撞在那上面

去，腳或翼被絆住了留在那裏。我們等着這個頃刻。蜘蛛從它的穴走出來，以及，繞着那個俘虜轉動，重結被那下衝攔破開的它的網的絲線。它走近，並且，突然的，在那獸物的周圍織着一類白色的蛹。當在這種絲的霧之下什麼也沒有動彈的時候，它在它的機脚之間將那個犧牲者翻轉，並且，老是纏着它的絲，它把那個犧牲者緊纏在一個橢圓形的封套裏面。於是，安靜了，兩腳隔離，它張開它嘴裡的鉤牙好把它們插到那隻被俘的獸物裏面。這是我們的頃刻。蜘蛛的死是答有應得的了。棒子一動，我們將它搬到地下，我們多麼巧妙的磨難它，我甚至再也找不到這些痛苦的回憶了。

——我們不是忍心的，摩理士重仰起來時說。假使我們不在那裏的話，什麼也不能夠將它處死。它把那些昆蟲吃光了，自己卻永遠用不着被殺！

——假如這不是使人討厭的話，我許喜歡一下子把它弄死。可是那多麼憐！
——我們要想辦法把蜘蛛都殺死。

有時，我的叔父慢步沿着葡萄架走過。他看看我們和溫柔的說：

！別使那些獸物受苦哪；你們這樣玩耍，你們不害處麼？

！你也釣魚的？那個鱸子，那一定使那些魚受苦的；而且那些鱸魚，它們渴沒有蜘蛛那麼壞；還有，我們沒有殺害它們。它們是犯了死罪的。

我們的家長終於讓我們順着我們的本能做去。他們很知道我們不能夠在田間長大而沒有殺害的欲望的。有時，他們甚至請我們弄死一隻獸物，彷彿這是作了這件事他們便給我們兩個銅子的這些小小的勞役之一。我聽到我的祖母的聲音：

！安得列。抽水機底下有一隻蠍子！

我來到，充滿勇氣，一種突然的責任的感覺把我的眉頭鎖起來。家庭的整個生命都懸在我的行爲上面。蠍子一天在那裏，誰也不敢來取水。用一條棍子的尖端，我把那條蠍子會在它們底下躲避起來的石子撥開。我在它周圍弄成一片空地。這些期蓋產產的蠍子是有着短短的身段的，它們的動作在一個極廣的寬度之上才是活潑的，可是它們有它們的傳說，而這種傳說便足以使人害怕它們。人們不大確知道，它們的咬傷會不會致命。在我們的山谷的人羣裏面，它們却是那

些不慣穿樹林越巖石的人的蚊蛇。單看它們的外表，它們的張牙舞爪，便足以使我的祖母寒心了。

我把那隻被襲擊的獸物的一切退路截斷。假如時間急促的話，我用腳跟把它弄死。可是有時，當摩理士或羅朋和我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把它放在一塊小木板上，我們走到園裏找尋一個蟻穴。

——紅蟻，羅朋說。小的紅蟻：黑蟻呢，它有辦法逃跑。

——我把它再牽回來三次：第四次，它跑了。

——真的：

我們很快便發見這些用細泥和桿草碎堆成的小山之一，在小山正中張開一個小穴。二三紅的蟻子在它的邊沿巡邏着。我們讓那隻蟻子在正中間掉下去。被它的下墜弄昏了，它起初慢慢陷入這個沙丘裏面，然後，為一種神秘的本能所推動，它設法逃走。我們把它再牽回蟻穴的中央，那個把戲又再開始。可是，從四方八面，繞自它們的走廊走出來，作成連續不斷的行列像一些小溪流。它們爬到那

「蠟子身上和關節上將那隻蠟子切斷。

！十隻蠟子把它按蓋，羅朗說。

！十四隻，十六隻；還有兩隻在它的頸上。

它完了……

我從沒有看見過蠟子逃脫得紅腫的。可是有毒的獸物的死亡似乎讓我們對於所有其他的獸物都有一種權利。除卻那些聽我們呼喚的獸物之外，我記不起有一種獸物我們會想到去保存它的生命的。

一天晚上，我們朝着山谷走下去。我們在岡上盤桓。我走在前面，比摩理士路先。有霧，眼前的世界似乎和我們一起在移動，像一個浮動的圈子，我們永遠作這個圈子的中心。在這個明朗的圓圈裏面，始終祇有一兩棵樹露出來，卻沒有完全與霧區脫離。這些樹木似乎被重霧黏着，而且由於它們的枝葉被牽扯到它那邊。有時，在投入霧裏的草坪上面，一塊巖石也露出來，水光可鑒，在它的有霧

性的和浮動的霧的外殼裏面眼睛不易辨別。在這個縮小了的視野裏面，所有的東西具有着一種異常的價值，彷彿它們給放在一個櫃子的中央似的。

一下子，在我十步之外便看不見的平坦的草坪上面，我看見一件東西在蠕動。這是白色的、匍匐的、小小的一團：一隻被驚起的獸物。它是在我所能看見的之極限。它的後面，便開始所有的東西都陷入去并消失了。這道灰色的牆。我停下來。那隻白的獸物用它的黑而尖的、一口針般活潑的尾巴撥着我。我看見它的兩隻紅的眼睛轉動着，有如這些波子在沒有指定一個命運之前旋轉着。那獸物猶豫着。它審付它得往那一面逃跑。我也猶豫着，可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舉動使我的執着一根棍子的右臂舉起來。在還沒有認出在我前面的那獸物之前，我已準備着逃擊。這種在霧裏隱約看見的生命的不可察覺的運動，已足以在我身上喚起獵者的本能了。

那白的獸物順從着被圍的動物的本能。它縮作一團，及慢慢的轉身，眼睛却没有頃刻離開我。現在，我高舉我的棍子，我準備好把它投擲出去，像一種利器。我

白 獸 的 物

碎

估量着我得用的力量。猝然，比我更迅速，那獸物躍起來和似乎鑽透雲裏去。我大叫一聲，彷彿我被一塊石頭所撞擊，我尾着那隻獸物狂奔。斜坡加速我的奔跑。我在平坦的草地上作一些跳躍，我有時不得不控制着整個身體，自己仰身向後，不讓我的速度把我牽到前面。眼前的世界現在颯風似的在我的前面前進着。樹木露出來一若它們迎着我走來。草叢在我腳下層出不窮，像大海的波濤一樣，像它們一樣空曠。我老是走着，而且早已不復希望再找到那隻獸物的蹤跡了，我突然又看見它在我之前奔跑着。它的前面，一塊巖石從雲裏露出來。這是一堆花崗石，石上有大的裂縫。作了三下跳躍，那獸物便在那堆花崗石之前溜進一個洞裏去。聽到我的呼聲，摩理士也用跑步的腳步往前走。他趕到我的身前，臉上給溼氣弄得紅了。一面走，他一面用一隻手把在奔跑中打圓了的手袋的皮帶再扣起來。

！你叫過麼？

——我趕着一隻獸物，在這個洞裏，我不相信它可以走出去。那個洞不會穿過那塊岩石的。

「什麼獸物？」

「什麼獸物？不知道：一隻白的獸物，一頭貓似的。它有一個長的頭，一條長的尾巴和一對紅的眼睛；不，這不是一隻松鼠。」

「你的確知道它在那裏面麼？你看見它跑過去麼？用你的棒子探一探那個洞。——讓我幹吧：這是我自己的獸物。我首先看見它。它是該由我捉的。假如我打不到它，你便有權利打了，各有各的份兒，我先來。」

我始終不知道距我兩步，這蹲伏在這個狹窄的縫裏的是什麼獸物，可是我知道這是一件活的東西，而單單它活着的事實便足以強迫我去追趕它。在我試着在極長的陰影裏面聽見它的響兒，摩理士繞着巖石走：

「它不能夠走出去，它向我嚷道。洞子通不過。」

我們兩個都停在這塊巖石之前。在我們的周圍沒有別的看得見的東西。我們被繫着活在這個世界的中央的唯一的东西，一道神秘的暗影到處把這個世界包圍着。我們將會不能夠繼續我們的路，和讓我們包圍着它的退路的那頭不認識的野

獸在風裏和在霧裏自由自在。

——走開吧！它是我的，我對你說。假如我捉不到它的話，你便可以追趕它了。我用棍子搜索那個洞的內部。有時，可沒有碰到響得像一把鑿子似的純淨的石面，我彷彿感覺到一個突然躲開去的柔軟的身體。

——它在那裏！我感覺到它，我要活捉它。

我慢慢轉動着我的鑿了鐵的棍子想從底下把那獸物的身體舉起來，可是我深深用尖端把那隻獸物弄傷，我却不敢沒有看見它便把它殺死。

——我這樣捉不到它：等一會。

我的口袋裏面有一盒還沒有用過的塗上硫磺的洋火。我沒有離開那個洞軌起那盒洋火。它完全給濕氣弄軟了，我在燃着一枝洋火之前擦了很久。可是那時，我一下把整個盒子燃着了，我把盒蓋扯去。那盒洋火便像一把火把似的燃燒起來，我把它推到洞子裏面，能夠推到多遠便推多遠。它發着光，一面冒起它的硫磺的霧。這股刺眼的煙很快便填滿了整個石縫。它在巖石上面爬着，一片溼了的棉花

似的作平板的堆子重新落下來。當我看見那獸物的尾巴指着我的時候，我的眼睛已經充滿了眼淚，我咳得喉嚨都破了。

「它要出來了，你往後退；假如我捉不到它的話。」

我的緊縮起來的喉嚨不再使我鬆過了。我執起我的棒子，從新站在巖石之前。那黑的尾巴前進和後退了兩三次，用輕輕的突然的腳步。我準備好了。那獸物也許對着我的黑影，對着霧的反射使它落在我之前的這個黑色的形體猶豫着。變成石灰的盒子又在它上面引起煩的雲霧來。於是，那獸物跳到洞子外面，離開巖石，並不準備逃走，它在我之前停下來，筆直的站在它的後腳上面，像一隻作人立的狗。

「這是一顆的隕鼠，摩理士嘆道。」

我後退了數公尺，一切在我面前都不見了，連那些巖石也祇顯得是一片較為厚實的軍器。我祇看見這隻獠牙露齒與我作對的勇敢的獸物。這樣站起來，它似是高大的，幾乎合我一樣高大，而且能夠咬我的肩膊或咬我的臉。它的姿勢給我一

白 獸 的 物

個人的外表。它阻止我看見它的真實的身段，而我相信它長大起來，直要成爲我的敵手。我略爲後退，一面囁着：

「我不害怕！別打擾我。我要捉住它。」

摩爾士信守着打獵的規矩，留在我的後面，像要裁判一回奇怪的場鬥。我用我的棍子作一下手勢，可是，沒有後退，那獸物却發出一聲呼嘯，和舉起它的爪子彷彿要擋住那下打擊似的。我傾軟下去了。我沒有打，重新作防預的姿態。那獸物已有移過地方。

這是兇的，譁騰哪。假如我讓它幹的話：

「當心哪：它會咬你的……」

我計算着我的打擊，好穩確打中要害。在我之前我有着一個顯出是我的對手的敵人，它也沒有露出一點兇害怕。這隻有着黑色鼻子的白的獸物似乎差不多齊我的眼睛高，帶有一種人的高貴直立着。可是我曾經和別的小人物打過架。我的骨兒寬弛下來。我的手杖在四分之一的間周裡面嗚叫着。一下暗啞的推擊似乎把它

關住了，好像聲音本身也有着一種抵抗力量的。我剛剛在腮蓋上，在左耳側邊打中了那隻獸物。

獸物到前面，因我最後的手勢而縮縮起來，我看見它摔倒在自己身上，彷彿它是用一種輕巧的青春的做成的似的，空氣的震動許足以使它解體。它給壓倒在它的腳上和它的瘦削的身體上，它的聳起的絨毛却重新收縮起來像製成皮衣似的。那獸物四面緊縮起來。這祇讀了小小一堆白的黃狼鼠了，我差不多可以把它放在掌中。當短促的顫慄，一些微波似的，在耳朵的周圍，在我的棒子囊中之處，彼此連續着的時候，我看見那黑的尾巴還在輕輕的動着。兩滴血在鼻孔上面滴下來。那黑的尾巴在白的絨毛上面擺動着，沒有把絨毛弄髒，沒有在那裏留下最微小的紅點，而那白白的小小的一堆却彷彿還在縮小。我明白那獸物是死了。這書真祇是一個沒有生命的球子，相像綿羊在有刺的樹上留下的這些草宅的碎片，僅僅比我的拳頭大些。我依然蹲下來，身體傾前，不平衡的像站在一個深淵之上。我如何能夠相信這隻獸物有着幾乎和我一樣高的身段呢？我如何能看見它

有那麼大呢？在我之前祇能有過想像所及的最小的生命，幾乎和一個鳥兒的生命一樣脆弱，一樣易於搗碎。它身後祇遺下一個像準備好要溶化的白色的堆子。

摩理士走上前來：

「你沒有將它錯過。它再也不動了。」

「他看着它，甚至沒有用他的棍子的尖端去碰它。」

「它死了，他添上說。」

我沒有回答。一種要哭的辛酸的欲望使我的兩頰緊張起來。頭一次，對着我弄死的一隻獸物，我感到一類的失望。我愈看這個祇保全着它的顏色的不成形的堆子，它便愈顯得細小。

「摩理士？你不是也相信它也是大的麼？怎樣大的，像一條看羊的狗？像一顆大的貓？你剛才好好的看過它麼？」

「對的，那似乎是大大的，摩理士說，它可不比一隻野鼠大些。我們不能拿它來製成一件好的衣皮。」

他伸出手去檢那隻獸物，可是我向它瞞着，喉嚨裏面聲音也歪曲了。

「它是我的。」

「好的，他瞞着我說。拿了它吧。」

我要防衛的並不是我的物主的權利。我不願意看見那隻獸物的真實的身段。他縮起來的樣子使它失去一切形式，而我却不要依照它活着的時候所具的外表去再看見它。

「當它站在我面前的時候你好好的看過它麼？我告訴你它是大的而且比任何獸物都好看得些。」

「那彷彿是大的，可是這是一些使人誤會的獸物：無論怎樣那是非常厲害的，我以為它要撲到你的身上去了。在它的絨毛底下找尋它的爪吧，你會看見它們不是小的！那應該有着尖利的牙齒：假如你打不中它的話！」

「別動它：不，不，那沒有大的牙，也沒有大的爪。犯不着去瞞它。」

「你倒生起事來了，為這隻獸物。你好像剛剛殺死了一個人似的。」

我不再對摩理士講話了。我瞞着那隻死的獸物胡言亂語。

！你說這是一些使人誤會的獸物麼？誰使人誤會呢？爲什麼它彷彿是多麼大和多麼兇的呢？因爲它勇敢。這就是生命麼？

！你要對着蜘蛛和蠟子哭了，現在？摩理士問我。

我祇不大樂意的回答他說：「蠢才」，我便突然覺得自己從他剛才想羞我的裏
裏的欲望解放了。

原 书 空 白 页

陌生女人

八月的晚上儘管拖長下去和勾搭着用石灰塗白的門面，最後的火車到過時天總是黑了。在十時半，從那個長着檳木和桂樹的小園，我們聽到那部列車在抹灘下面嘩嘩着和在一個迴聲的地方咆哮着。在兩秒鐘之間，最後的山洞攔斷着這股喧騰，而突然，伴着那陣從新昇到寂靜裏面的香響，我們聽見火車頭的兩朵火爐遽然起來，在車站的牆頭。

月台上，三個僱員擺動着一些手提燈。在出口的小門前面，等着搭客的馬車取着將他們滿綴金字招牌的帽子戴到頭上去。一個電鐘在大玻璃窗底下嗚響着，我們那時便從小園的陰影緩緩走出來。

我們是五個人，沉默的，無聲地抽着那用蒼白的火照明我們的臉的煙捲。祇有我們什麼事情都沒有，也祇有我們真的等着什麼東西。火車在我們之前展過，在它的古舊的燈之黃色的微光底下，我們從車窗瞧着稀薄的旅客的側影；他們已經站着，手向塞滿箱子的繩網舉了起來。在月台上，一個僱員跟着那為首的車輛走着，張開手去接押車者遞給他的那張紙；另一個人把手提燈抬高到他的前額，那些制動器便響起來，在一轉使那些已經俯到車窗上面的搭客顛顛的突然的寬弛裏面。火車停住了。黑的影子朝出口擠着，駕馬車的開始用高亢的聲音嚷着：「來賓飯：店：南方飯：店：接駁阿維士。」

在我們的周圍，大家已經睡着了：再闔上車門的僱員；朝着車廠後退再經過我們之前的火夫和機關手；彷彿在夢中囁叫着的駁者。祇有我們帶着飢渴的眼睛，短促的呼吸，伸到前面的頸背，瞧着那些搭客。

兩三個乘客登上旅店的馬車。兩個老頭兒，一男一女，搭接駁的車子。他們背上曳着大籃的糧食和似乎到城裏的醫院看他們的兒子回來。一個我們認識的商人

走過用一種飄飄的神氣向我們道着晚安。車站的月台似乎空了。一個請假的軍人忽然在門前出現，在他的口袋裏面翻着，找尋他的車票一直找到夾縫裏面。小門在他後面關了。馬車飛步出發，車站所有的燈滅了，我們徑打柵柵的小徑底下走了，在這個我們生長的城市裏面茫然自失。

摩羅士用一種憤怒的低聲說道：「我們去睡覺麼？」他的尖銳的眼睛似乎希望特別的東西。這雙眼睛時時閉着，而且似乎在夜裏磨耗着它們的火燭。於是，在一次靜默之後，摩羅士的沒精彩的聲音重說着：「我們去睡覺。」

「天天晚上到這裏來是饑的！我們有更好的事情作：

「你不要在晚上十點鐘去泗水？或者每天去爬山吧？

「我什麼也不要，愛特蒙答道；但是明天我不回到車站來了。

次日，我們都回到那個小園去而且我們依然等待着。彷彿這須把那個小園和世界的別的部份連接起來的火車終於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件新的東西和一下子把我們的生活改變似的。但是每天晚上，我們在楓樹底下所再找到的是同樣的頹然與同

標的孤寂。然而，偶爾有整個不認識的窈窕攜同一大堆行李下車。這是來四郊的一間公寓住一個月的人們。那父親，總是一點點害羞的，但他對他的家人却不客氣，母親手抱一個小孩，和一些少女觀看清新的空氣好像呼吸一盤要吃下去的菜。有些人曳着一個網球拍子。

——上那裏拍去呢？康理士說。

一隊一隊的女子在出口的光暈底下走過。我們朝她們擠着好設法在給車門弄亂了的髮髻底下看見她們的臉。

——她們上那裏去呢？羅朗走去問馬車的駁者。他細聲和他們議論一會兒便走回來一面說着：

——這是往厄爾非的：我們不會天天看見她們。

搭客在狹窄的車子裏面一個貼着一個的抬起他們的膝蓋。駁者吹口叫他們的馬四河重新又是孤寂了。

數日後，在下午的開頭，我們在廣場上碰到那些新來的人。我們從一些微細的

地方認出了他們，但是關於他們到達的日期我們却不能得到一致的意見。這是重要的辯論題材：一種掩飾煩悶的新的方法。

——這是星期二到的那個人家：我對你說他們住在勃里奧。

在河堤上，在商店裡面耽延過了，在羅馬橋那邊的河沿踴躍過了，那些女子再走上村裡的公寓去，而我們五個人都在火車到達的時候碰頭了，身體因在那些山上流下來的水在那裡旋轉着的潭裡溼透而熱了，心情因孤寂而失壞了。

一個星期六，一個貼着一個擠在小門後面，我們看着那些慣常的搭客走過的當兒，一頂淺色的帽子走來在出口的小燈的白色的微光底下，一隻翅膀似的飄動着。一個少婦在她的手袋裏面翻着，倚在一隻腳上面站住，右腿抬了起來，手袋靠着它。用一下急促的舉動，她重仰起來，遞出她的車票，在我們面前走過。用一種堅決的動作，一個提箱拿在手裏。駁着瞧着她更高聲叫「來賓館……店……南方飯店」但是她却趕過馬車和駛進了楓樹的拱門底下。

「一個陌生女人，摩理士說。」

單獨愛特蒙堅說他看見了她的臉：「多漂亮呀！」他說，但是，邊邊都沒有碰他，我們大家已經趕在她後面，我們在每一個照明的地帶重又看見她的有幾分振動的苗條的側影，長腰和為軟邊的深色大帽子罩着的臉。

那個陌生女人似乎很熟識這個城市。她抄着近路走過廣場和轉左折入直逼羅馬橋的小巷。

「她往那裏去呢？」羅朗說。她可不是這裏的。我們許會認識她：她總有一個去的地方。

「多漂亮呀！愛特蒙重又說着。她給她的車票的時候，我看見了她。她向空中看了一會兒：她的眼睛……」

「她上橋邊的草坪去，羅朗接着說。瞧她轉右了。她一定上阿瑪那裏去。阿瑪夏天出租房間……」

我們尾着那個陌生女人過了橋。她抄了那條小巷，沿河走，推開了花園的

門。我們聽到石子在她腳底下札札地響着。那所房子在我們前面。樓下還有亮。那個女旅客是有人等着的。在暗地裏立住，轟着有格子的門，我們看見她進去。她脫去帽子，像一個男人許做的，在燈光裏面，用一下急促的頭的動作疑團的頭髮。未再關上門之前，她往後瞧了，而且在幾秒鐘之間，她用她的目光凝視着浸在暗影裏面的我們的側影。

——她看出我們來了，羅朗說。

我們沒有動，嘴裏充滿了熄滅了的煙捲的苦味。我們看着那蓋在潭上和草坪上的房子的黑色鞋子。一扇窗亮了。一個長的影子橫過天花板，不見了，又露了出來。夜的蟲子，笨重的飛蛾在燈火的圈裏飛來飛去。我們老聽着，但那微光滅了而整間房子便投入清冽的黑影裏面，那黑影似乎是拿空氣和用風接合的活水做成的。

——多漂亮呀。愛特蒙向我們重說着，我們一面再朝她裏面走去。

——你的確看清楚了她麼？康理士問他。這是一個少婦？她該有着旅行的習慣……

光看她拿她的手提箱和傘直往她前面走的樣子就知道的。

③ 佐治作偵探。他針穿線引。『她不是這兒的！我們許認錯她。不過她認錯這裏。她沒有向誰問過路。也許，她已經坐汽車經過這裏，她喜歡草坪上面的那間房子。她回來趁兩個星期，或一個月：這不是一個少女：一個寡婦？一個離了婚的婦人？』

『別忙，羅明說，我們會再碰到她的。』

次日，我們便碰到了她。她在城裏從容繞一個圈子，瞧着舊的房子，走走那些院子裏面，跨上建在街角的塔子裏面的螺旋梯子。我們遠遠跟着她，不敢過於接近。有時，當我們猜到她要走的路的時候，我們奔跑着走過一條橫巷好切她路，好做出沒有其事的样子和她打個照面。現在，我們好好的看見她了，縱使偷偷的望過去，草就她的嘴的輪廓，她的眼睛的鵝蛋形，她的皮膚的黃金色的斑點，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認出她來了。

在幾天之間，我們遠遠跟着她，在城裏，或在草坪上，在羅馬橋下游。晚上，我們不再到車站去等最後那班火車了，可是我們却在她的房子四周逡巡着，瘋狂地希望有一次她許會發惡的邂逅。

她很可以，突然的，朝我們走來好對我們講話，向我們問本地種種東西；在巖石裏面鑿開的潭，瀑布，在雲的天花板底下矗立天際的山——的名字。在繞着房子的周圍，我們每個人癡癡地夢想着他把本地的山水指示給那個陌生女人。但是這些幻想把我們彼此拆開，而且已經使我們彼此成爲仇敵。佐治和愛特蒙設法脫離我們的團體，摩理士和羅朗也自成一套去敷衍他們。我只賸了一個人，在河邊，幾乎就在她的房子底下，去瞧着那個陌生女人的窗子。

也許從第一天晚上起，她已經注意到這些尾着她的足跡的少年了；羞怯而又猖狂的，他們不敢走近她，在他們假期的閒暇裏面，不能決定去讓她安靜。這個把戲持續了三天。她在草坪上休息，看書，坐在河邊。我們安頓在她百公尺之外和用在俯視着潭水的巖石上面所做的瘋狂行爲引起她的注意。她朝看我們這邊傾

笑，但是我們不敢靠近她。

——她開始不識我們了，摩理士說。

第三天晚上，我們彼此分了手在房子周圍巡邏着。康下了一個人，我玩要着沿河邊走動巖石的一個小角，它正在那陌生女人的窗口底下露出水面。我該在黝黑的水面，靠着潤濕和溼冷的石壁溜着。用了過一下力之後，我輕輕喘着氣，這時候那扇窗口亮了。一羣蟲子從水邊飛翔到她那裏，於是那少婦出現了，形成一個黑影。她瞧着溪流，一條手臂靠着窗櫺，眼睛為黑影所眩惑，當時她有過一個很快中止了的後退的動作。她剛剛看見我在她四公尺底下，在這個與岸邊隔斷了的崎嶇的尖峯上面。

她嘴裏哼着短歌，身體一半倚出窗外，用眼睛跟着我剛纔為走近她所走過的路，她那時想着什麼呢？她作了一下手勢，喉嚨裏面有過一聲輕微的笑聲，不見了。這在我是夠了。得再進一步或者被人齒笑。我抓住那鐵筆直的、沒有經過粉飾的牆，我很快爬上那扇百葉窗去。左手探進一個裂縫裏面，腰部感到牆角的光

滑的石的突角裏，鞋底的一個尖端貼在一個突角上，我將右手伸到倚欄上面，而我的的臉便在窗櫺中間露出來。

——你瘋了麼？

——有一點，不錯……但我不會爬得更高……像這樣就很好……

——你會跌下去的……

——你要我怎麼樣呢？在這裏不好和你講話……人太多……這兒，我是石頭的一
 概。

——非和我講話不可麼？

——不用說……再候幾天吧……在這裏多無聊……城這麼小。聊天的人一個都沒有。

——我並不無聊……你這樣也夠使我開心了。

——而且，你會想認識這個地方的……一定的，我清楚知道。這是真的麼？你常常往山那邊眺望……假如你需要一個……

她在房間裏面，瞧着我哭。我並感覺到，在我的緊張的筋肉的用力之下，我開始

在髮腳和鼻子底下淌汗。我該是紅的和腫脹的。我許願意拿我的手帕揩臉，但是一下手勢許足以使我放開手，而我直降河巖石上面有四公尺高，跟着又跳到滑到花園的露台底下的寒冷的潭裏。

——你來幫我的忙麼？

——正是這樣：你不要逛一逛麼？得在晚上出發？那不要緊？一直走到半夜：然後，我們在一間小屋裏面歇腳等着日出。

——在高頭？她問道。——我向窗口前行。倚着窗，頭往前伸直，她瞧着峯頂的氣流。我是多麼接近她，我可以低聲說話，像對我自己。

——在高頭：頭一次，我們可以到哥士特角：那并不遠：走三點鐘到那間小屋。在早晨未到之前我們在那裡用一點東西。再走一小時到山頂好得跳躍。

——你要在什麼時候到哥士特角去呢？

——今晚。

她軒然笑了。

「我們吃的什麼都沒有：得通知這些人。」

「明天？」

「明天？隨你的便……幾點鐘？」

「晚上十點。你有一個袋子麼？沒有？我會帶我的。吃的我都會有。你有硬的

皮鞋？厚的袍子？」

我覺得我的身體堆在它的抓住上面。它整個倚在我的靠着尖角的腰部和在我的

將在窗櫺的胳膊上面。

「對這裏的人呢？」

「我是自由的：我對他們說我去爬山……和一些朋友。」

「我將在那條小徑……」

我僅僅有時間聽她說「明天見」。我的鞋底滑溜溜了。我讓自己一步一步的滾到巖石的尖角。這差不多是二次下墜。我的下頷刮過石壁。我的肘兒酸痛，上頭，那個陌生女人眼裏……我笑。我擦着嗓子說聲「明天見」，我很快便溜到地上。

我在小巷裏再會到我的同伴。我該有着瘋狂的禱案。我的下頷在從下面關到上面的傷痕後緩流着血。我的肘子像一條電線似的顫抖着，但是我用一種乖戾的聲音說：「我對她講話了。」大家欽羨着我。他們覺得我剛剛成了一個大人，而他們却依然是一些在他們「學業的結束與生活的開始之間在他們的故鄉裏面百無聊賴的孩子。

這一天晚上，我對於我的計劃一字不提，第二天早上也沒有。下午，我們帶例去泗水。我們走出水面的窩兒，我們在論水滿沖擊了的大石塊上面躺直曬太陽的時候，我一下子說：

「今晚，我碰不到他們了；我和她上山去。

他們都轉身到我這邊來和依然動也不動的，被這聲驚嚇住了。一頓問後，
理士說：

「我們和你一道去麼？」

「不，我不需要什麼人。

我強暴地提出原始的「法則」，不願意接受平分的征服者的規矩。但是想到我的朋友們也許什麼話也不要聽時我便發抖。我怎麼辦呢假使他們不聽我的話來了？我覺得他們猶豫不決，但是愛特蒙對摩理士說：「你認得她麼，你？不認得麼？好，那末：『難明把這爭端完全解決了：』你會給我們講麼？你會都告訴我們麼？而且有一天，你會讓我們認識她麼？」

有着他們用冷水和日光鍛鍊過的身體，長的肌肉，結實的骨節，走獸的擺括，他們祇是一些孩子。我與他們一樣是一個孩子。我們中間誰認識過一個女人呢？沒有一個。我們很知道。若我們的誇言裏面，我們從沒說過認識這種秘密。我們現在知道得裏征獲它了。運氣和偶然似乎使我先占一着。我在我的同伴眼中已經變了，像一個老一級的兵費。

——你會都告訴我們麼？羅朝重說着，她不願意的話，她不會一個人和你到山裏去：整整的過一夜：

我們再不想講話了。也許我們曾說出一些粗話，像在中學裏面，但已遲，這個

女人的存在防止着我們這樣做。少年的粗獷是抽象的。得有一些生活把他們弄到渾渾噩噩的人去侮辱活的東西。我躺在溫暖的巖石上，精神馳騁在希望裏面，我把我的青的蘋果藏在一塊石角上面使它因損傷而成熟了。

完結 六 出

晚上十點鐘，我在小徑裏面等着，袋子放在給它壓曲了的背上，兩隻手支在一根手杖上面。我背負的東西像要作三天的旅行。我拿了一個鍋子來煮咖啡，一些食物，一些蠟子。「軍區的負擔，」像我們在出發到高山去的晚上說的。即使停下來，我已經用一下肩膀的動作提高我的袋子，這時我突然看見那個陌生女人在我的前面，穿着綠色的裙子，藍的毛織短上衣。她手裏提着一些盛滿三文治的紙袋；一根小手杖插在她的前左臂上，靠着她的腰部擺左擺右。

我高興可以說：「這些紙袋給我！我把它們放在我的袋子裏面。用不着帶食物。」我感覺減少了。一點響反覆說着：「這樣行了！」一面我解開外面的口袋的扣子又把它扣好。她說：「怎麼樣的袋子啦！這已經是一個山了。」這些瑣

碎的動作防止了我因營養過飽而自容。僅僅出發，我似乎已經大膽到極點了。

我們已經走路和我已經從羣衆中解脫了。秘密的頭一個字是說出了。我們的團體被我們的行步封閉了。我們出發了。似乎一切將是容易的，而我們帶着生命的秘密奧祕不會煩惱他的一個人的事情下山。

一下子，路便難走。別想有氣息講話。我在我的袋子底下喘着氣，那個陌生女人拖着鐵般的腳跟在後面。

在第一個山隘，未嘗過埃市之前，我站住了。缺口裏面，火車在車站之前呼嘯着。想到我的同伴貼着那扇小門擠着我擠住一陣小的笑聲。我感到自己是自由的而且已經聽不起希望的奴役了。我覺得當你不可以，咽喉乾的和被那股從天上降下來的冷氣大陣吹涼的，走去征服那秘密的時候，在車站的一扇小門之前等候着是可笑的。那個陌生女人展起她的緊身毛上衣的衣領直到耳朵。那臉被峯頂掃寫的冷風陡直落到我們身上。「小屋還遠麼？」她問道。我覺得她像急於和我單獨在一起。我很願意能夠穿上很長很長的皮靴把她迅速拍過那個山。「我們立刻就可

以走得快些：現在，我們在山頂上走。我們就到那間小房子底下才再往高處。」

我們重新上路。她以一種沮喪的神氣說：「呀！」和在片刻沈默之後：「我沒有習慣。我已餓死了半截了。」為的鼓勵她，我開始唱歌。我唱得不對，可是聲若雷響，依照一種祇屬於我的調子。我就歌曲的音節再想出那些歌詞來。那個陌生女人愛情笑着。「住口吧：你的歌聲使我走不動了。」我住了口，可是執住她的手臂。她讓我做，但是我底有一條勝着的手臂，一個沉重的肢體貼着我。我將拉着她可沒有漏過她的生命的權利。我很快便使自己困累了。所有這些為喘過那少許的灰心臨時想出來的玩意可依然吞食了時間。我們走過了「短坡」，克利斯達的遺跡在我們之前出現了。黑夜降落在山谷的黑洞裡面。那個陌生女人一言不發走着路，咬緊牙根，兩眼大張，當我轉身向她時便微笑着像喘着氣的人那樣。現在，我氣息滿胸的說着話：「你聽我把你擲到山中來是對的：不然的話，你許已經餓了下者，睡着了：我憎恨睡眠。我找到同伴的話，我許每天晚上爬山，像今天一樣：而且像你一樣的同伴！你會覺得，早晨：你在發燒，而，太陽一起

來，發燭就過去了。」

現在，最小的石子足以使那個陌生女人的腳顫厥。往往，步履失去均衡，她低叫一聲抓住我的手臂。我盡力扶着她，試着將她的用溫暖的羊毛精成的襪子或她的冰冷的手就在我袖摺頭中間。風轉勁了，而且有時，使我們在她的吹濺之下碰低身子。它似乎一直吹進我的心裏來。每一頓問，它的喧嚷注滿我的頸部和咽喉。我突然停住了講話，在想着我將要單獨和那個陌生女人在那個幽暗的穹窿裏面，火在那裡在我用毛氈蓋着的用金雀花枝做成的臥具之前咆哮地燃着。

我沒有想像到一次拒絕。我甚至不以爲要揭露我的欲望。孤寂將玉成一切。那個陌生女人不是答應單獨和我來到這個沙漠裡面麼？

我們在松林之前住了腳。她待了五分鐘，匍匐着前進，頭伸到細草裏面，手臂作十字形，像死了似的。在這段時間裏，坐下來，仰頭向着星辰，我讓我的意念馳騁着。這不再是一回等待了。我將在一回睡眠與疲乏之勝利的激盪裏面接受那種秘密的還贈。

在山路的凹處，我首先走進那間小屋裏面。我隱着使那個陌生女人隱着的是誰。我用腳踢了幾下把那個敞開的臥具集合起來，我把氈子鋪開在那上面。而當那個少婦走進來，高舉兩手倚靠着牆的時候，我已經在我拾來放在煙突的櫃子底下的枯枝上面吹着。

——抽下去吧！我去換水和柴來。躺在那裏，在氈子上面，在火前面：

我聽到她讓自己摔倒在氈子上面。從走廊的盡頭，在關好門之前，我轉過身來再叫着：

——脫去你的鞋：解開你的腰帶：

我在夜裡朝那個被冬天毀壞了的小松樹堆子走去，我知道在那裡找到乾柴。放下了我的袋子，我覺得自己比出發時還要疲憊些。灰色的樹枝在我的臂裡或在蘇苔的攪攪翻面在我的腳跟底下破碎了。我回來，背着一個巨大的柴抱。小枝的火快要滅了。我把它挪旺起來，把柴拋到它的火圍裡面去。在熱氣底下，那陌生女人喃喃細語。她仰身躺着，脫了鞋，手放在眼睛上面。她略為彎曲身體，可

沒有露出她的臉兒來。在緊窄的毛織帽上表底下，她的上身以平緩的曲線跳動着。我們會說這是一件藍色的甲衣，有兩個披露了那些女英雄們色彩的介殼，火的猛烈在她身上搖曳着一些戰鬥的微光。我依然站着看這個睡去的女膽，她知道她行將醒來，張開她的手和用整個面部向我示意。我讓自己躺下去，在她旁邊，就此低伏在她的呼吸上面，很近，頸背縮緊了。那陌生女人重新沉睡着，她的手握了兩次，和，慢慢的，她的臂兒張開了。她的眼睛盡在我上面。我該有着笨拙的青年和哀求的欲望的瘋狂的神氣。

她依然不醒，但她的姊姊的眼睛使我不敢近她。我也沒有動。我已經困頓地這麼近而覺得窘了。相隔一臂之遙，我的臉在她的臉上面，我忍住我的呼吸好別竄去她的空氣。她看着我，而我突然覺得她剛剛克制了她的疲乏。這時，她用一種她似乎完全控制着它的聲音，一種暗啞的和故意的低聲，說：「我睡過麼？拿東西給我吃，你願意麼？」然後，用一個更深刻的目光：「去吧，我請你。」

我已經站起來。我在我的袋子裡面搜索，我在她前面擺開餐具。盤坐着，她看

着我拿出所有的食物笑了。「這是除夕的大饗麼？」我的手簪為發抖像一張弓上面的寬弛了的絃，我從頭髮到肩膀都紅了。我剛剛知道秘密不是自行揭穿以及我們要曉得怎樣征服它的。一下子，我又回到少年的弱點去了。

那陌生女人先以她的防備的目光便始終使我不敢近她。我們細細口吃着。她對我說：「你是一個孩子。」我用一種乖戾的神氣回答她：「剛才在巖石中間，在袋子底下，我們看到這了。」她接着說：「我不是說那個」，我便覺得我許再這不脫我的失敗了。

我們吃了喝了的時分，我們聽到一盞燈下的咖啡在鍋子裏面輕輕響着。溼氣在鑄的玻璃窗上面瀰着。這是我們以為在我們周圍感覺到地和拖着星辰和地一起轉動的天的廣大的動作的頃間。那少婦向我說：「白天這遠處？」我將鍊湊近火去看：「去黎明還有兩點鐘。」我們彼此貼着躺下來，火在我們前面作急促的躍動下去。半陰影似乎在室內跳盪。在這個晝夜底下，我竟又從我的羞恥解脫出來，但是我再沒有力量去再尋測使那個羞恥產生那個失意了的欲望。當我們周圍空

全暗了，和那朵火祇膽了一個木炭的燈盞，閃亮有如一些獸物的眼睛的時候，我聽到那個陌生女人說：「那許是牠的！我許還要高興得多！假如你聽得的話。」我用我的手臂觸着她的手臂，而且由這條手臂，我感覺到她的胸部跳着。她不再講話，似乎在這種地和星長的偉大的搖曳中間睡着了。一種并非爬山或失眠的疲乏之疲乏突然入佔了我。我覺得這像一道平靜的水走向我來，我甚至用不着感它，頃刻間便隨着它去了。

一接敲上玻璃上面的銅質的徵光將一個最初的夢傳到這回熟睡裏面。感到白天的鄰近我該高聲說話。我本人的聲音終於喚醒了我，我看見那個陌生女人坐在我的旁邊向窗口瞧着。看見我的眼睛張開，她對我說：「對的，是白天了。」我全身躍起，我把她的外套遞給她，將袋子和毛氈留在小屋裡面，我拖着她的手朝山頂的小徑走去。我使她奔跑好在日出之前走到峯頂。環繞巨腹的綠色的蘆葦在草裡，在任何光輝還沒有在那裏停折的水滴中間與音腳步。從灌木叢的間處，百靈

高懸到天空裡面像一些不再壓在地上的黑色的石子。我們朝峯頂的奔騰在我們也似乎是往我們之前張開着的空間裏面的一顆下墜。我們會涉到被牽引向太空的烏兒的彙成。我們覺得我們將可以像它們一樣突過那個峯頂。那個陌生女人放開我的手和耗磨着清楚剛剛重新給她的力量在我身旁奔跑着。一切還沒有顏色但我知道一支火的簫子將足以改造這個世界。我們走到峯頂的雲兒，陽光在我們之前嚴射出來，而最初被它的光照明的似乎是我的女伴的臉。

我們是在這幕奇景的盡頭。我們不復希望能夠突過我們的路程的峯頂。一切再獲得它的重力和它的正常的位置。我記起我的欲望像記起一回紙語從黑夜產生的幻覺。

我當時能夠說些什麼終於把我從我的忙亂中間牽出來呢？我記起我說了很久，懸兒吊在空中，坐在翠青山頭的那座頹敗的岩石上。輪直在我的身邊，那個陌生女人聽着我的話一面語絕着岩石的巖土，那塵土被夜弄弄稠硬了和混到鮮苔的棕色的圓光裏面去。有時，她在幾秒鐘之間偷偷看着我，用一種驚異的神氣。我帶着

少年的瘋狂謬言未嘗。『我念完書的時候，我要……』我告白一些野心。我其一個什麼也不能加以糊塗的不可知的力量所陶醉了。『我有十七歲；我不久有十七歲；』我發動我的意志去提出一些從未掠過我的思想的偉大的計劃。我遲疑着在完成他對世界的統治的白天的法則。

那陌生女人不再往我這邊瞧着。她的頸部却仍然俯低了，僵硬的。我老是說着。我停止說話的時候，有過一個小小的沉默的空隙。然後她簡單的回答：

『我三十過外了；我過了等着這許多的東西的年紀了。』

我不明白她的話的真意。但她仰起頭來，我看見她的性感的、刻有感覺和憂煩的印記的臉。她添上說：『好的』像要鼓勵我，像要使我在這種沒有柔情的鏡面裏面堅定和讓我自由處置我自己。

從峯頂下來，我把石子投向深淵去，好幫幫我剛纔在我身上墜落的這股力量。我需要這些激烈的動作。我許願着奔跑，攀登那些岩石，絕足走下斜坡。從那種強暴的欲求，從昨夜控制着我的少年的氣血，在這個貞潔的夜晚，產生了另一種

歡聲：那和世界的力量較量的歡聲。走到小屋之前，我像一個牧牛的鄉人似的唱着歌。我的少年的計劃彷彿作成行列跟在我後面。我把它們畫在牆下，聽着我的惡策。我為它們唱那個美好的日子，我轉身往後，上身聳起，頭部抬高，向那些歌聲發出那個叫聲：

美好的日子！吸！吸！

美好的日子！將來來了！

我發見了另一種秘密，異於我們在我們之間，用激昂的聲音，在溪邊白色的岩石上面所需的那種秘密。

這一天其餘的日子，我和那個陌生女人在衆山峯之上齟齬。她於我還是偶然碰到的那個同伴，一個伴侶。我那時才覺得我忘記了叫她說出她的名字。在一頓

加
5/8 44

陌 生 女 人

間，我正要問她的名字，但淺溝越發為顛倒。她於我豈是那個「陌生女人」。她儘在我始終若隱若現的一個地方經過。

這個地方多美啊！這同時是我的遺產和我的未來的征發。它是遍地水蘊和花崗石，遍地有着糾纏的樹枝的黑色的林畔和牧場的。人在那裏碰到活的獸物和人們。這是一個向全體人生開放的、充滿神秘和秘密的荒野的花園。

入夜時，穿過了小徑和草原，我把那個陌生女人一直帶到她的家裏。我沒有問她別一天，再領她到山中去。在那條黯黑的霧巷裏，我再會到我的朋友們，他們在等著。羅朝執了我的手臂，和用一種短促的、差不多哀求的聲音問我：

「好？告訴我們吧。她給了你什麼？」

我沒有扯謊，答道：

「一切。」